



蓉子

又是雨季



洪天賜教授捐贈
又是雨季

蓉子



泛太平洋书业(星)私人有限公司

又是雨季

作者：蓉子

出版者：泛太平洋书业（星）私人有限公司

597 Havelock Road Singapore 3

承印者：新加坡彩印（私人）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七九年六月底版

定 价：\$ 2.60



序

孟毅

在新加坡的华文文艺界，蓉子的名字相当响亮。这主要由于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她的作品几乎每天都在报纸副刊上出现。（至于对蓉子的作品方面的评价，那是毁誉皆有，这要看批评者用怎样的眼光、角度和文学观点去加以衡量。）

蓉子在文坛上崛起，只是最近几年的事。她写得勤，进步得快，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对一个仅受过几年学校教育的人来说，她在这方面的表现是令人钦羡的。

蓉子虽然曾在出版界任职（全职或兼职），但她主要是一个家庭主妇。这就难怪她的写作题材大都围绕着“家庭”这个轴心而旋转了。这使我想起一个近来甚受人注意的“主妇文学”的问题。当然，如果一本书里写的尽是家庭中柴米油盐这一类的问题，题材重复又重复，那自然是会使人读了生厌的，它的文学价值也就令人怀疑了。但是，如果它虽然以家庭为中心，却能借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反映出社会与时代的特色，则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去衡量，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譬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巴金的《家》、《春》、《秋》不是都以家庭为中心而又具有时代的脉息吗？

我们当然不能拿蓉子的小说去和这些文学名著相比（其实任何其他的本地作品都不能跟这些文学名著相比），但是现在这本《又是雨季》中写的不是柴米油盐这些琐事，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的一些篇章还略具有社会与时代的色彩。

“迟升的太阳”描写一个家庭主妇嗜赌如命，置孩子于不

顾，又频频埋怨丈夫不中用，说他只会驾罗厘，载红土，赚钱有限。后来孩子因为缺乏照顾而胃里长了东西，需要开刀；丈夫也因为忧虑孩子的病而心不在焉，结果罗厘失事。经过这个变故，妻子终于醒悟了，决定重新做人。这篇小说颇具现实意义。象这一类好赌的妇女，在此时此地，不是很容易找到吗？

我个人以为：这本小说集中写的最好的是“画像”。这篇小说写一个倔强而且冷峻的少年伟柏，因为父死母改嫁而恨透了他的母亲。母亲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才带着小儿子（伟柏的弟弟）去改嫁的，她没有把伟柏也带去，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大，不愿意让他给人耻笑，受人欺侮。伟柏和姑姑住在一起。当姑姑写信叫伟柏的母亲带同他的弟弟前来看他时，伟柏竟然把这位带病的可怜母亲视同陌路人，非但不肯叫她一声妈妈，还故意将一幅得奖的画像——他父亲的画像向母亲展示，讽刺她改嫁。不管她和姑姑以及弟弟怎样向他解说，他总是不肯在人前原谅他的母亲。其实，他只是极端倔强而已，他心里是爱着妈妈的。所以当他的母亲带着一颗创伤的心离开时，他才赶到窗前，望着她的背影，低低地唤一声“妈妈”。这个场面真是动人极了，增强了整篇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也把伟柏这个外表冷峻而内心充满着爱的人物性格，刻划得更为“入木”。

“老太太的烦恼”也相当有分量。它不仅写出了老太太自己的烦恼，也写出了老太太带给媳妇、儿女的烦恼。作者把一个性情古怪的老妇人写活了。这篇小说在人物刻划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其他几篇小说，有的写得相当好，也有的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改善，不妨让读者们自己去慢慢阅读，细加体味。

1	画 像
13	凯凯的日记
25	高升以后
33	用口的人
37	圣诞的玫瑰
43	家
46	轨 外
77	短暂的过客
90	又是雨季
110	迟升的太阳
131	老太太的烦恼
154	后 记

目 录





画 像

电视节目播完后，这一座组屋的灯，便逐渐熄了。夜，开始归于寂静。

而七楼角头那间组屋的窗口，还透着昏黄的灯光。

一个少年，约莫十五、六岁，正俯着身子，聚精会神地执笔。

他的手移得很慢，他的眼神很专注，他的表情很严肃，很认真。他应该是个勤学的好孩子，只是双唇紧闭，两颊微削。这孩子，恐怕是倔强而且冷峻。

“伟柏，这么迟了，你还不睡吗？”一个轻柔的妇人声在房门口响起。

唐伟柏知道是他的姑姑秀文在唤他。

他没有转回头，也没有停下手，只是缓缓地回道：

“姑姑，你先去睡，我画好了再睡。”

“明天再画不可以吗？你看，都半夜了！”秀文再说。

“我不疲倦的，再画多一会。”

伟柏说完，又专心凝视摆在前面的照片。好久以来，他便一直在画着这张照片里的人像。现在看来，照片就黄得似一片落叶。

照片里的人，伟柏虽然没有什么印象，但他的容貌，已深深印在脑海里，只要一闭上眼睛，薄薄的唇，瘦削的双颊便涌上眼前。

伟柏摸摸自己的脸颊，觉得自己的容貌和影中人有些相象，便满意地笑了笑。

秀文在房门口站了一会，看伟柏根本没有去睡的意思，暗暗叹了口气，转回房里。

“怎么，阿柏还不去睡？”坐在床头吸烟的政奇，向来视伟柏如亲生。

“又在画像。”秀文的口气带着淡淡的哀伤。

“唉，这孩子！这么多年了，还是不能忘，满以为疼他，爱他，他会淡忘下去。”

“他想的倒不是三哥，其实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他还小，什么也不懂，哪里有那么深的感情！”

“那么。他难道会想——？”

“我猜想可能是。究竟是母子——骨肉情深！”

“唉！可怜的孩子！”

“三嫂也未免太忍心，怎么就丢得下！”

“那是唯一的生路，不然叫她怎么过下半辈子。”

“一切都是命！当初看他们两个恩恩爱爱，以为一定白头偕老，谁知竟落得现在这个样子！”

“可怜的还是孩子。”

“伟彬就好了，跟在他母亲身边。”

“好不好也不知道！”

秀文知道丈夫指的是三嫂再嫁的丈夫，一时感触良深，眼泪掉了下来。

如果三哥还在，那会让两个孩子各在东西？

“写封信叫她来看看伟柏，怎么样？”政奇沉思一会，作出这样的建议。

“写信给她？”秀文有些犹豫，嫂嫂本是别家女儿，三哥去世她再嫁，又还有什么亲谊？写信，如果她不理呢？

“我看她也不是薄情寡义的人，就叫她来看看伟柏，顺便带伟彬来，让他们兄弟聚聚，也许可以让伟柏开开心心。”

秀文觉得丈夫提议的也不错。便轻轻点了点头，心里作出了决定。

“听说，最近有个校际绘画比赛？”政奇捺熄了烟，说。

“伟柏好象打算参加呢。”

“参加？他就画他父亲的像？”

“他画得倒不错，眉目五官都很象，连神情都好像是活的，看了真要想起三哥在世的样子。”

“这孩子，也真是的！”



中午，伟柏还没有回家，门口来了一对母子。少妇年约卅七八，挺着五六个月的肚子；小孩子年纪大概十二三岁，一副聪明伶俐样。

秀文听到门铃声，赶出来一看，喜出望外地喊：

“三嫂，你终于来了！”

话一出口，彼此都感到有点难堪。

三嫂？那是过去的称呼呀！现在，陈逸梅已是程家大少奶奶了，怎么还叫三嫂呢？

有一分钟的沉默。

逸梅是想到现在自己的处境，秀文却联想到去世的三哥。

两人相对，各怀心事，终于，还是逸梅先开口，她微微一笑地问：

“伟柏呢？还没放学吗？”

“还早呢，他每天要下午两点才到家。”

落了座，逸梅感激地说：

“这些年，伟柏让你操心了！”

“自己骨肉，说什么操心呢！”

“他还好吧？”

“文文静静的，倒没什么，只是显得忧郁。”

“唉！也只怪他父亲早死，不然哪里会骨肉分离！他心里也许恨着我哩！”

“他没提过，不过，我看得出他是想念你。”

一滴泪珠，浮在逸梅眼角。她用手巾拭去，红着眼眶，低声说：“我对不起他。”

看见对方伤感，秀文不忍再谈这个问题，便换了口气问：

“你的情况怎样？还好吧？”

逸梅再嫁，丈夫的前妻留下三个比伟柏还大的儿女，想象中，自是麻烦多多。

“唉，什么都不想，日子自然就过去了！”

多少无奈在其中？

“你什么时候要生？”

秀文觉得逸梅实在自讨苦吃，自己两个孩子，一在东一在西，另三个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又时常制造问题，怎么还有勇气再生？

“八月底。”

“这回也许生个女的。”

秀文口里说得很自然，心里却痛苦地想到：这回，孩子的父亲不是三哥。

唉，理他是男是女！与唐家没有关系。

“是男是女都没关系，就怕挨不到生下来。”逸梅幽幽地，神情悲伤地说。

秀文吓了一跳！问道：

“你说什么？什么挨不到？”

“去看过医生，他说我有心脏病，不适合再怀孕。本来想打掉，他又不赞同！”

秀文明白，逸梅指的他，一定是她现在的丈夫，一时觉得气愤，便说：

“他有什么权力阻止？他不是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吗？还嫌不够？自私！”

逸梅抚着衣角，低声地说：

“他说他喜欢孩子。而医生也说过，只要我不受刺激，还是可以把孩子生下来，不过是危险一点而已！”

“你怎么就不顾自己的身体呢？”

“我连孩子都顾不了，还顾自己做什么？”

说到这里，门外一阵熟悉的布鞋声。

“哦，是伟柏回来了。”

“姑姑！”

伟柏总是习惯未进门就先喊姑姑。

“伟柏，你看谁来了！”秀文含笑招呼侄儿。

伟柏来不及脱下鞋子，抬头看见逸梅，脸上变了数变，一声也没响，又低下头解鞋带。

“伟柏，你放学了？”

逸梅感到儿子眼神里含着不屑、森冷，看来好象是陌生人，又象是仇人。不觉难过万分。

伟柏没有应。脱了鞋便迳自往房里走去。

秀文张口想唤住伟柏，想了想，又把声音咽下去。

“妈，我去找哥哥。”

伟彬在一边怯怯地站了好久，看见哥哥回来，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也不理会大人的情绪如何，便一头钻进伟柏房里。

“哥哥。”

伟柏把书包里的书一本本拿出来，又放回去，显得心绪很乱。

“哥哥。”

做弟弟的并不理会哥哥的情绪不好，依然热烈地唤着，他走到哥哥跟前，充满思念的感情，说：

“我好久没有看见你。”

“你们来做什么？”伟柏冷冷地，依然摆弄那些书本。

“姑姑写信给妈妈，说你很想念她，叫我们来看你。”

伟柏受创似的吼叫：

“谁说我想念她？谁说我要见她？她就是永远不来，我也不要紧！”

“哥哥！”伟彬按住哥哥的手，同情地望住他。



逸梅在秀文的家住了两天，伟柏始终不理睬她。一放学就往自己房里躲，吃饭时候也躲开她。只是，还和伟彬相处得很好，偶尔还听到他们兄弟俩的笑声。

这天，伟柏放学回家，手里拿着一卷画，一进门便兴冲冲地找秀文：

“姑姑，我的画拿到优胜奖！”

“哦！那很好，拿来我看看。”秀文高兴地说。

伟柏不理睬姑姑伸出来的手，又转过去对逸梅说：

“你要看我画的画吗？”

逸梅两日来遭受儿子的冷落，心里本是万分难受，这时听见伟柏和她说话，虽然没唤妈妈，也是高兴得差点流下眼泪。她颤抖着声音说：

“要，给我看，给我看。我想你一定画得好极了！”

一抹怪异的笑容浮现在伟柏的脸上，他一字一字地说：

“你真的要看？”

“是啊！你的画，我怎么会不看呢？”

伟柏的笑容更显得古怪，薄薄的嘴唇看不出一丝儿真正想笑的意味。

秀文意识到不愉快的事将要发生，正想阻止伟柏，他已经展开那幅画，对着逸梅说：

“你看，这画画得好吗？你是认识这个人的，你觉得我画得象吗？”

“伟柏！”秀文喊着他，阻止他再说下去。

伟柏听而不闻，继续对脸色苍白的逸梅说：

“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我也知道，他一定是个好父亲，可惜是命不长，不然，他一定会疼爱我、照顾我，尽他做父亲的责任，而我呢，也一定会敬爱他，至少，我叫他一声爸爸。”

“伟柏，你——！”

“怎么？你不认得他了？当然，当然！你们现在姓程，不姓唐啦！唉，爸爸死了也好，不然迟早总要气死的！”

“伟柏，你恨我这样深？”



“我恨你？哈哈！你是谁？我凭什么要恨你？你又凭什么让我恨？”

“柏！你太过分了！她究竟是你的母亲！”

“我母亲？我母亲早随父亲死了！她是程家的母亲，不是我的！与我无关！”伟柏昂首冷笑。

“如果你恨我，不喜欢我，我可以回去，但求你，别这么对待我，我可以活的日子不多，我心里更没一日不想念你！”泪痕爬满逸梅痛苦的脸。

“你要回就回，谁留你了？最好是再也不要来了，我永远不喜欢你！”伟柏无情地，不理睬逸梅的眼泪。

“好，好！你要我回，我回，我回！我……”

逸梅额上汗珠隐隐，脸色苍白得难看，胸口急促地喘着。

“逸梅，不要理他！小孩子，跟他生气做什么！快坐下来休息一会，看你气成这个样子！”

秀文扶着逸梅坐下后，又去找了瓶风油，在她胸口上揉搓着。

伟柏一眼也不看逸梅，恨恨地带着他那幅画进房里去。伟彬怔怔的站着，看母亲和哥哥争执的一幕，他虽然不十分明白，但也看得出哥哥的愤恨和母亲难言的悲痛。他爱母亲，也同情哥哥，一时竟不知该站在哪一边好。

好一会，逸梅渐渐平复下来，红着眼眶对秀文说：

“我想，我还是早点回去好。”

“急什么？自己的孩子也和他计较？”

“不是和他计较，再住下去，我和他的情绪会更坏。”

秀文想起逸梅初来的那天对她说的话，又看看她的肚子，便叹口气，默默无言。

“这次到来，原是希望母子能相聚几天，不料他的态度这么顽强，连我送他的东西，都不看一眼。我知道，他是恨透了我！我还是回去的好。”



房里，兄弟相对而立。

“哥哥，你不要生气妈妈好吗？”

“我控制不住自己。”

“妈妈常常想你，背着他们和我谈你。她时常说：如果你和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我才不去那边。”

“妈妈也说，你的年纪比较大，不愿意让你给人笑，受人欺负，所以不带你去。”

伟柏沉默了一会，忽然问弟弟：

“你在那边好吗？他们对你怎样？”

伟彬红了红眼眶，低垂着头，说：

“我也不喜欢他们。可是妈妈说，我们两个都让姑姑带着，会增加姑姑的负担，其实，妈妈也不快乐。”

“她怎么会不快乐！”伟柏抬头看着屋顶。

“我想，她是不快乐的。有时候，我看到她偷偷哭。”

“那她又为什么要去？”

“妈妈当没人在的时候，都把事情讲给我听，叫我长大后不要气她，也不要恨她。她说她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父亲死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她除了看顾我们，什么也不会做，所以……。”

“你回去后，什么时候再来？”

“我也不知道。妈妈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跟着来的。”

“她会再来吗？”

“我不知道。哥哥，刚才你为什么要赶她走，叫她回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很生气！”

“姑姑对你好不好？”

“她对我很好！但是，她不是妈妈呀！”

“我常常想念你，想来看你又不会来，以后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常常来和你在一起。”

“弟弟！”

“嗯？”

“你们，不多住一天吗？”

“妈妈的胸口痛，说要回去看医生。”

伟柏沉默着，伟彬看看他，忽然提议：

“或者，我去跟妈妈说，叫她明天才回？”

“不，”伟柏一把拉住弟弟的手，“不用了，你们回去吧！”

“哥哥，我有个东西给你。”伟彬从衣袋里抛出一个镇纸的石雕。

“我不要他们家的东西。”

“不，不是他们给我的，是我比赛书法，老师送给我的奖品。”

伟柏从弟弟手里接过石雕，默默地把弄着。

“你喜欢吗？”伟彬问。

伟柏点点头。

外面，逸梅在唤伟彬。

“哦，妈妈要走了！”

伟彬跨步要走，被哥哥拉住了肩膀：

“回去后，写信给我。”

伟彬匆匆应了声：“好！”

伟柏又拉住他，从桌上取过一个盒子，塞到弟弟手中：

“是几支笔，今天才拿到的奖品，你拿回去。”

伟彬走到房门口，又回过头来：

“哥哥，妈就要走了，你不出来和她说话吗？”

伟柏摇摇头，待弟弟一出房门，泪水立刻泉涌出来。

他听到外面逸梅和秀文辞别的声音，也听到逸梅唤他的声音，但是他没有回应，他不愿让逸梅看见他的眼泪。

逸梅走出门口后，伟柏赶到窗口去，望着母亲和弟弟的背影，低低地呼唤：

“妈妈，妈妈！”

凯凯的日记

某日，报载一位十一岁男童失踪，照片里的男童面孔，看来很熟，我觉得好似在那里看过，偏偏一时想不起是谁家的孩子。

数日后，旧邻居打电话来，要我去拿旧居新屋主转来的信件。

在旧居走廊上，一个衣衫不整，头发散乱的老妇坐在楼梯一角，见我来即冲向我问：

“你看见我的孙子阿凯吗？他在哪里？”

老妇的面孔是一片哀伤，中间又渗揉着痴呆的神情。她以期待的眼神望着我。

我蓦然想起，那个失踪男童就是我旧日邻家的孩子——张凯凯。眼前的老妇即是凯凯的祖母亚南姆。

“亚南姆，你的孙子怎么失踪的？还没找到吗？”我问她。

她听我叫出她的称呼，便站了起来，把脸移近我，对我端详着。

“你还记得我吗？我以前住在角头那间呀！”

她迷茫的脸上忽然现出恍然的神色，粗糙多皱的手按了按额前，才说：

“哦，哦，你是李姑娘吧？”

“是呵！亚南姆，这些年不见，你还好吗？”我握着她的手问。

话出口后，我才醒觉问得不恰当，孙子失踪了，还有什么好？

果然——

亚南姆无限颓唐地又坐了下去。一面用她肮脏的衣袖擦着濡湿的眼角。

我想安慰安慰她，又不知要从何说起。人到晚年，身边没有个依靠，心里又没点指望，再动听的话语也激不起喜悦的笑容。

“你的孙子有消息了吗？他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去哪里？”

亚南姆凝神想了一会儿，忽然抬头对我说：

“李姑娘，你是读书人，认得字，我给你看一本阿凯写的东西。”

她把我拉到她家里去。到房里找了一会儿，拿出一本日记簿递给我，对我说：

“平常阿凯总是不出声，就是天天晚上拿这本簿子写字。他不见的前一天，一边写一边哭，我问他哭什么，他一句也没说。我不认识字，又不知道里面写些什么，也不敢随便拿给别人看。李姑娘，劳你给我看看，看他有在里面写要去哪里没有。”

她站在我前面，眼中尽是恳切之情。我不忍拂她意，就翻开了来——

扉页上写着：张凯凯

××小学五年级

×月×日

妈妈告诉我，下星期三爸爸要回来了。

我很高兴！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爸爸了。我把学校里的考试卷子都留起来，等爸爸回来给他看。我还有很多话要和他谈。

×月×日

邻居德明的爸爸从香港回来，给他买了好多玩具。德明问我，我的爸爸从印尼回来会不会也买玩具给我。

我什么也不要。我希望爸爸能快点回来，陪我去街上走走，和我谈谈话，我就很高兴很高兴了！

爸爸，能不能叫地球转快一点，让下个星期三变成明天呢？我很想念你！

×月×日

今天是星期三，我等了一天，爸爸没有回来。

妈妈和婆婆一直沉着脸没有说话。

晚上，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回来？

谁知道！如果不是给狐狸精拉住，就一定是赌输了没钱回来。

妈妈象是生气地说。她转身的时候，我好象看到她的眼泪掉下来。

×月×日

昨晚一直睡不着，我很失望！爸爸为什么不回来？他真的象妈妈说的：又赌钱又玩女人吗？

我想不相信，可是妈妈说得那么认真，而且还哭了！
我真的很担心，爸爸会不会也不要我呢？

×月×日

自从爸爸说回来又没有回来后，妈妈就一直不大说话，
婆婆却整天叨念着。

今天我放学回来，走到门口，就听到她们在吵架，她们吵得又大声又急，我很讨厌也很怕，午饭也没吃便躲进房里。

可是她们的吵骂声还是传进来，我听到婆婆说：“女人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管他去哪里，你还是要等。”

“等等等，要我等到几时？十年了总共见不到卅次面，你叫我一辈子守活寡呀？”

是妈妈的声音。

我越听越怕，拉了床上的被蒙住耳朵……。

×月×日

放学回来看不到妈妈。婆婆的脸黑黑。我吃饭时候，婆婆坐在旁边，一直对我说，妈妈要出去工作，还要和爸爸离婚，她以后不要我了。婆婆叫我以后不要睬她，要恨她！

我问婆婆，为什么不叫爸爸回来这里工作。她说，男儿应该四海为家，才能有发展。

这么说，爸爸是对的？

×月×日

妈妈真的要去工作。她收拾衣服的时候问我，想要些什么东西，她下星期回来时买给我。

我想起婆婆说，妈妈去工作后要和爸爸离婚，而且也不要我了，心里便有点生气。我淡淡地对她说，你去工作好了，我什么也不要。

妈妈又对我说，她以后不在家，叫我自己要用功读书。

我用功读书给谁看呢？爸爸长年不回来，现在妈妈又要出去工作，以后的考卷可能要自己签名了。就算考到一百分又有什么用？

走吧，走吧，你们统统都走好了！

×月×日

我哭了一个晚上，今早妈妈走的时候，走进来摸我的头，我假装未醒不理她。

她轻轻叫了我几声，见我没应，以为我真的睡着了。我听见她走出房门时叹了口气。

她走后，我心里又难过起来。接着又哭了一场。

妈妈为什么不知道我心里是多希望她留下来呢？

×月×日

妈妈走了，家里显得更冷清，放学回来，常常看到婆婆一人在呆坐。她每天告诉我，叫我要恨妈妈，因为她不要爸爸也不要我。

我只恨自己，为什么我是他们的孩子？看我的同学和邻居的孩子，他们多么快乐！

×月×日

今天是星期六，妈妈中午回来后，婆婆就一直和她吵。

我心里很想和妈妈说话，但又不愿意给她知道，所以便沉默着不出声。

×月×日

妈妈走后，我又希望星期六快点到来。可是婆婆恨她，把她带回来的水果和玩具车统统扔掉。

我很伤心，可是不敢说出来。只好走回房里去。

×月×日

今天学校举行义演，有很多同学都跟着父母亲来。坐在我前面座位的文华，今天穿了件长袖衣来，他的妈妈一直替他把衣袖折好，又剥瓜子给他吃，他的爸爸和他有说有笑，有时还一面笑一面摸他的头。

我看看身边，都是空位子。

爸爸为什么不要回来？妈妈又为什么要出去工作？他们都不要我了吗？

×月×日

老师说星期四是公共假期，要带我们一班去裕廊游玩。

我没有决定要不要去，公共假期妈妈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如果她回来我就不去。

×月×日

头好疼！

我想用手去摸，婆婆拉住我的手，说上面缝了针，不可以动。

护士走进来，跟我量体温，见我醒来就和蔼地问：“你怎么会跌倒？”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跌成这样。记得到飞禽公园时，刚好下了毛毛雨，老师叫我们先到亭上避雨，我跑得很快，撞倒路旁的脚车，只觉得额上一阵冰凉，然后是剧烈的痛。后来老师就送我到医院。

×月×日

护士说，我头上缝了十一针，又因为流血太多，要住院大约一星期才可以回家。

我很想念妈妈，我希望她会来看我。

×月×日

婆婆每天都来看我，她带一锅粥来，我不想吃，只想着妈妈。看我吃不下，婆婆就坐在床前不断地叨念，她一会儿安慰我，说几天后就会好；一会儿又埋怨我走路不看好好。最后又骂起妈妈来。

我听得很心烦，头上的伤口也越痛，便转过头去不理她。

×月×日

老师和几个同学来看我。

老师问我怎么没看到妈妈。我的眼泪差点要流出来，我已经住院四天，也等了四天，妈妈就是没有来看我。

可是同学们都在旁边，我怎么可以哭出来，怎么可以告诉老师妈妈没有来呢？

我强自忍着要掉下来的眼泪，告诉老师：“妈妈去工作。”

婆婆从洗手间走回我床边时，老师对她说：“凯凯有你这样爱护他的婆婆，真是幸福！”

“唉！有什么办法，阿凯的母亲不要他，又要和我儿子离婚。我不照顾他，谁照顾！”

接着，婆婆又对老师骂了妈妈一场，说妈妈没良心，丢掉儿子，是个坏女人。

老师在听婆婆说话，同学们却都转头看我，他们脸上象是怜悯又象是嘲笑。我恨不能找个地方躲开去。

婆婆不知道我心里难过，还一直在骂妈妈。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怒火，突然对她大喊：

“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不要听！你们通通走开！走开！”

说完，我拉起白被单蒙住头。

×月×日

昨晚，我没有吃饭，晚上也睡不着。后来护士来替我打了一针，才朦朦胧胧地睡了。

早上医生来巡过，说我明天就可以回家，问我高不高兴。

我有什么好高兴？家里见不到爸爸，也见不到妈妈，婆婆又整天叨念。我宁愿一直住在医院不回家。

×月×日

婆婆来带我回家，我没有和她说话。我气她、恨她！她为什么要在老师和同学面前骂妈妈？

×月×日

几个星期没见到妈妈了，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很希望她回来。即使她象从前一样，生气了就打我骂我，我也愿意。

可是，你为什么 not 回来呢？妈妈！

×月×日

上课时候，我望着窗外的天空，怔怔地幻想，如果有一天，爸爸回来了，不再去印尼工作，妈妈也不再要和爸爸离婚，回家来和我们住在一起。那多好呀！

“张凯凯！”老师喊了我一声，把我吓一跳！

“你为什么上课老是不专心的？再这样的话，我要通知你的家长。”老师说。

哈！通知我的家长？去吧！看你会找到谁。

×月×日

婆婆越来越罗唆，整天都在骂妈妈，见到人骂，没见到人自己坐着也骂。有时也顺带骂爸爸几句，说养大了他还要替他养儿子，这副老骨头磨死算了！

×月×日

吃饭时候掉了一支汤匙，婆婆就骂了大半天。我越来越讨厌留在家里。

下午来了个亲戚，婆婆又一直对她讲家里的事，讲完了又叹自己命苦，养了儿子还要养孙子。

“快啦！再多十几年就可以娶孙媳妇啦，到时你还不快活！”亲戚说。

“阿凯呵，你以后娶老婆记得要张大眼睛呵，象你母亲那种衰女人就千万不可以要哦！”

我讨厌婆婆这种话。我以后也不要结婚。

×月×日

妈妈终于回来了，我很高兴。

她买了一辆电动救火车给我，又塞了十元在我手上。

我心里在盘算着要怎样跟她说，叫她不要去工作，回家来住。我想妈妈如果爱我，我留她，恳求她，她大概会答应的。

可是我还没想好要说的话，婆婆却对妈妈大叫大嚷，她骂妈妈是贱女人，臭女人，不要脸，还赶她出去，说以后不准她回来。

婆婆骂得很凶，妈妈一句话也没说，看了我一眼，起身就走出去。

我追到门口喊她，婆婆一把拉住我，说：“那个臭女人，不要睬她，不要叫她！”

妈妈！妈妈！你就这样走了吗？你不知道我爱你，需要你吗？还是你已经不要我了？

我抱着那辆救火车哭了一个晚上。

×月×日

我没有和婆婆说话，我恨她，她赶走妈妈！

这几天，婆婆一直对我说，妈妈已经去申请和爸爸离婚了。说完后，又再骂妈妈。

我不晓得婆婆为什么不劝劝妈妈，而一直骂她。

×月×日

这层楼的人，最近都在谈论妈妈要和爸爸离婚的事。有些邻居在电梯里遇到我，还问我将来要跟谁。

我一个也没回答。

怎么这世界上的人都那么可恨可厌的？爸爸和妈妈不要我，婆婆又每天骂着妈妈。别人又把妈妈和爸爸离婚的事当新闻来闲谈。

×月×日

福利部的人来调查，他们说妈妈已经下决心要离婚。

他们走后，婆婆又开始骂妈妈。

如果他们要离婚，以前为什么要结婚？如果他们都不要我，又为什么要生下我？

爸爸离婚后可以和妈妈所说的狐狸精在一起；妈妈离婚后可以去工作；婆婆会继续骂人、叨念。我呢？我去哪里？

×月×日

想了好几天，我终于决定了，我要去找妈妈，叫她不要和爸爸离婚，把我以前想告诉她的话告诉她。我爱她，我需要她和我在一起。

如果我找不到妈妈，我就不回来，我不要和婆婆在一起，整天听她骂妈妈。我会去找份工作做。虽然我年纪小，但我会扫地、洗杯，或许我也可以捧咖啡。

我要妈妈回来，我一定要把她找回来，我不要他们离婚。找到了妈妈，我要她带我去印尼找爸爸，叫爸爸不要离开我们。

每个人都有父母亲，我也要我的父母亲。我走后，可能婆

婆会更加伤心，但是我不得不去，我要妈妈回来！原谅我，婆婆！

.....

看完了日记，我平静的心忽然激动起来，我在想象：当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在写日记时，他的心有多抽痛？现在，他在何方？是不是已经找到他的母亲，还有……

我捧着手中的日记簿子发呆。

“李姑娘，阿凯在里面写些什么？”静候了半天的亚南姆指着簿子问我。

“他？他去找他的母亲。”我心里对她有些不满，所以口气也淡淡的。

“哎呀！他还去找那个衰女人呀！那种女人呵，又狠又没良心，丈夫孩子都可以不要。我活到这把年纪，见也没见过！哼！这个衰女人，贱到没有人有……”

亚南姆一听说凯凯去找妈妈，便扯开喉咙使劲地骂。

我心里无限烦闷，不想再听下去，便告辞出来。拿了信回家，脑海里还缠绕着那字字是泪的日记。

高升以后

雪莉在梳妆台前卸妆，发针一拨，黑瀑布般的长发便溜到肩上来，映得露肩晚装外的肤色更加雪白。

凝脂般的皮肤，在杨中看来，更增添心里的不快。

“何小姐真是难得的人材，人又美，又有本事。”

“是啊，这样美丽的人儿，真想不到她就是副总经理。”

“嘿嘿，一点都看不出，真的看不出。”

“何小姐，……”

这些话，杨中实在不愿意听，可是不争气的耳朵偏把它全收过来，硬硬塞在自己的胸口。

最令杨中满怀不快的还是那一声声的何小姐。哼！何小姐！为什么不称她杨太太？这样叫她是什么含意？把我杨某的身分完全抹煞吗？还是故意忽视我的存在？

哼！这班人的居心大有疑问。

噢，今晚杨中怎么啦？老半天一直闷声不响的。

雪莉洗了脸，轻轻抹上一层冷霜。

看着镜中映出来的脸，清冽秀美，神采飞扬，难怪同事们都说她比实际年龄更年轻。

当然，这平滑光润的脸容，有谁会相信自己是卅五岁？雪莉朝镜中露了个微微的笑容。

今晚，她是该得意的。公司提升她为副总经理，又为她设了个鸡尾酒会，与会者除了公司同事外，还有一些平日有生意

来往的公司高级职员。

象往日一样，雪莉是个中心人物，从开始就不断地被感叹的赞美语包围着。不，应该说今晚更炽烈，人们不但赞美她的容貌，还惊叹于她的能干。一个女人，能坐上副总经理这个位置，怎么说都是不简单的。

雪莉的笑容依然浅露。

“喂，你看来好象很得意。”

斜靠在床头的杨中似笑非笑地说。

“是有些高兴。到底能挣上这位置是不容易的。”

“凭你的能干，还有什么不能得到的！”

“不过也真辛苦。想着以后的责任加重，不但公事繁重一些，人事也得小心应付，心里便有些吃重的感觉。”

雪莉掀起裙脚，拿一瓶安美露擦着腿，口里又感叹着：“刚才那酒会，站得我腰酸背痛，以后还不知要有多少的应酬呢！”

“你的应酬本来就不少。”

“没有办法！谁叫自己坐上这个职位。”

“别老提你的职位行不行？拿去吓唬别人还可以。在我看来没什么！”

杨中暴躁地说。鸡尾酒会中听到的话还鲛在胸口。

“我得罪你啦？这样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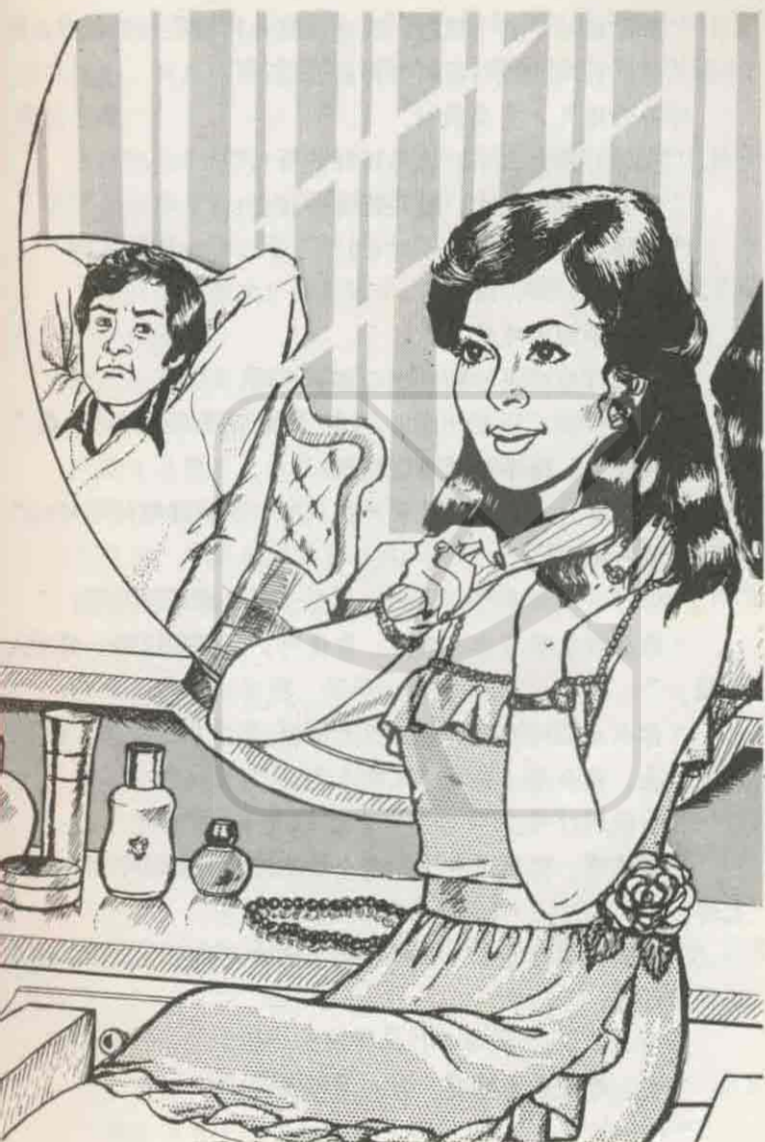
“你怎么会得罪我？即使真的得罪了也活该！”

“喂，别发无名火了，人家高兴的日子，你连好话都没说一声。”

“嘿！好话都给人说尽了，几时轮到我开口的机会？”

仍然没有察觉到他的不满，笑笑地说：

“现在，你怎么不说？一回来就往床上倒。”



“我站班站了整个晚上，现在休息休息也不过分，难道做个副总经理的丈夫连这点权力都没有吗？”

冷冷的语气，有些讽刺。

“哎呀，你怎么了？说起这样的话！”

“有你这样的太太，我还能说些什么！”

“奇怪！你好象有些不对劲！”

杨中冷哼一声，没有应。

“是不是刚才冷落了你了？”

雪莉紧盯着丈夫的脸，小心翼翼地问。

“不敢。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那敢期望人家对我亲热。”

说到亲热，杨中特地加重语气。

“你这算什么话？老是阴声怪气的，少找麻烦好不好？”
雪莉提高声调。

“哼哼！太太高升，丈夫也沾光。高兴都来不及了！”

“到底什么事惹你不高兴，你说呀，沉沉闷闷的，好令人心烦。”

“你也会心烦？我看你倒挺开心的。刚才在那些宾客面前，谈笑风生，完全是一副外交家的本色。”

“少讽刺行吗？”

“真的呀，你难道会不知道全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身上吗？”

“不跟你谈这些了，你好象很不愉快，我实在疲倦，刚才站得腰好酸。”

“……”

“喂，你还没要睡吗？等一下你关灯。”

“……”

感到床上睡褥一阵震荡，旁边已躺下一个人，柔软的长发拂在臂上，有点痒痒的感觉。杨中依旧绷着脸孔，一声不出看着天花板。

忽然他心中浮起一个怪想：雪莉还是不是我的妻子？她会不会再履行妻子对丈夫所应该做的事？

我要证明一下。杨中想。

“喂，喂，起来！我要睡了，去跟我拿被来。唔，还是先去泡杯牛奶罢。”

刚要入睡的雪莉睁开睡意浓厚的眼，埋怨道：

“人家都睡了，还要喊醒。刚才不是吃喝得饱饱吗？”

“刚才是刚才，现在我想喝牛奶。去泡！起来，去泡！”杨中粗暴地拉雪莉的手臂。

“哎呀，你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习惯，今晚是怎么啦？”

睡得好好的，被他一吵一拉，实在满身不痛快。雪莉挣开手臂，转身又睡。

“喂，我要你去泡，你马上去！”

“你要喝自己不会去泡？又不少手缺脚的！”

雪莉的怒火被激起来，忍不住高声叫骂。

“我就是要你去泡给我喝。你去不去？”

杨中蛮横地怒喝。

“不去，不去。我又不是你的奴才！”

“不要以为你是副总经理就这样！要了不起去向别人了不起！”

“你吵够了没有？没喝醉装什么酒疯？”

“记着：你是我的妻子。”

“我没有说不是呵！这本来就是嘛！”

“妻子就应该尽妻子的职务。”

“我很失职吗？”

“不！你很出色。不过，出色的是副总经理的职位。而我
要的仅是一个妻子。一个能合我心意的妻子！你明白了没有？”

“我不明白你今晚为什么这样咄咄逼人，没事找事。”

“不管你是否明白，你去给我泡一杯牛奶。”

“这样的无理取闹，我不理你。”

“我一定要你去！”

“不去！凭什么理由你这样折磨人？”

“凭你是我的妻子！别以为你是副总经理就神气！告诉你，
不管什么身分，还是我杨中的妻子。”

“是你的妻子就怎么样？”

“很简单，我叫你去做什么就去。现在你给我泡一杯牛奶
来。”

“你自己去！”

“我一定要你去！你去不去？”

“不去，不去，不去！”

一阵狂喊，床上起了骚动。杨中涨红着脸，愤怒地拉着雪
莉的手，把她拖下床来。

“你，你做什么？”

雪莉又气又惊，想不到杨中竟象狂了一般粗野。

杨中拖着雪莉，走到厨房，把她一推，气吁吁地喊：

“我要你泡就是要你泡，现在立刻泡！”

雪莉没有叫骂，伏在地板上，肩头颤抖，双手掩面。这个
凶霸的男人是杨中吗？他为什么变得这样蛮横不讲理？

杨中静静地站在一边看雪莉啜泣。

这个女人，她也会哭的吗？

记得有谁说过，柔弱的女人才会掉眼泪，刚强的女人则把泪吞进肚里去。

雪莉是副总经理，权势、地位都有，她也这样柔弱吗？

杨中觉得心中的气消了一半。



雪莉缓缓站起来，走到厅里沙发坐下。

今天的事，有些不敢想象。那样热闹的场面，那个多少人觊觎的职位，都填满了自己一向好胜的心。

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曾向同学们夸口，将来一定要作出一番事业。同学们都笑说做少奶奶差不多。因为大家几乎都认定万万金铺的独子是她的白马王子。

“有钱是他家里的事。我不是看中他的钱才爱他。我以后会有比他更强的事业。”

那时，雪莉很有信心地说，杨中却静静地听。他不以为她会做到，更不以为她讲这样的话是认真的。

十几年后的现在，雪莉达成了自己的愿望。但是，得到什么呢？

两行清泪缓缓爬在雪莉面颊上。

近年来，当她的事业越有进展，杨中就越显得冰冷。雪莉一直想不出究竟原因何在。然而，家庭的不和的确带给她很大的烦扰。象今夜，杨中的举动简直象烈日下的狂风暴雨，他实在令人接受不来。

“嗨，还在生气呵？”杨中走过来，放低语气问。

“走开！你这不讲理的野人。”

杨中坐在沙发的另一端，两人默坐良久，他以笨拙的口气说：“实际上，我不是要故意为难你。只是想证明一下，看你还是不是我的妻子。”

“你说什么鬼话？我怎么不是你的妻子？你这样的办法又怎能证明？”

“哎，让我逞逞威风不可以吗？”

“用折磨我的行为来逞威风？”

“雪莉，你不明白，我多么担心！”

“你担心什么？”

“回到家里来，不要出去工作好不好？”

“哦，你是怕我背弃你？”

“不！”杨中摇摇头，“我不喜欢你出去工作。”

“你要我放弃这辛苦挣来的职位？”

“我只想要一个妻子，一个平平凡凡，能顺从我的妻子；副总经理的光芒太盛，不适合为人妻子的女人来做。”

“那么，马可斯夫人又为什么能和她的丈夫共处？她的光芒举世可见，又为什么能适合他，她不也是为人妻子的女人？”

“她被人称为夫人，而你还是“小姐”身分，所以她适合。”

雪莉细细回味杨中的话，突然领悟到，这个男人不但自私，而且很小气。

用口的人

“洪太太，忙啊？”隔壁李太太走过来打招呼。

“也没什么，草长了，剪短它。”

“哎呀！这些事让男人去做呀！”

“说是说过好几回了，可是总不见他动手，再拖下去，连蛇都可以匿居了！”

“哼！男人哪！通通一样！什么都用一张口，说说就算了！那天碧莲说，她给她丈夫气得要命，两人吵了一回架，为的也是这样！”

洪太太把一盆玫瑰搁到篱芭边，口里不经意地说：

“吵什么呢？再吵也是一样，还不是要自己来做！”

“她那个丈夫也太不象话了！自己明明是个电器工程师，家里的灯坏了三几个月，也懒得动手修理一下。”

“他们男人呵！工作时间忙，回家时候累！哪有功夫理这些小事呢！谁叫你我不生为男人！不做还等谁做呀！”

“我说我们女人呵，也真吃亏！一结了婚，什么不会做的，也得硬学上来。”

“可不是？我婚前又不是理发的，现在有了两个小瓜，他爸爸说，带去理发店麻烦，要我自己剪，一回，两回，现在是我的分内工作了！”

洪太太谈得起劲，干脆丢下工作，站起来和李太太互相埋怨丈夫。

“你知道，我那个还是中学教师呢，他孩子的功课，他从来就没理过，什么都往我这边推。有时我生气了，对他说，你是教师，你不会教呀！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呀，我是教中学的，他读的是小学，跟我什么关系？你说气人不气人？”

“男人呵，他只要有人煮饭给他吃，倒水给他喝，把他服侍得象个大老爷，其余要动手的，最好通通与他没有关系！”

“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懒！”

“也许他们认为男人应该接受女人的服侍。”

“下辈子我倒想做个男人。”

“你可千万不要。说不定下辈子是轮到男人服侍女人了。”

“其实，女人如果凶一点，男人可能就不敢那么懒了。我以前有个邻居，她丈夫下班回来，天天都把脱下的衣服丢到床上，说了几回，他就是不肯拿进洗衣机，后来实在气了，有一天，当他照样把换下来的衣扔到床上，她冲前去，一把接了衣服，就往窗口外面丢去。”

“这样的动作一定把她丈夫吓坏！”

“可不是！她丈夫赶快跑到外面拾回衣服，而且从那次起，床上再也没见到脏衣了。”

“看样子我也得学学这套功夫，我那个也是这样，每天换下来的衣服都乱丢，没有一天不用我弯腰俯背下去捡。”

“你敢敢跟他做一次，看他还懒不懒？”

“不过我看也难！男人好象天生就是又懒又脏的。家里地板抹得干干净净，他就是可以穿着一双踩满泥的鞋子走进来，都不知道人家洗地辛苦！”

“他会晓得就好了！我每天把报纸送到整整齐齐，他一回来，上厕所拿一张，坐在沙发拿一张，躺到床上休息又拿一张，

结果一份报纸四分五裂，哪里都有！”

“这点和我那个一样！他拿着茶杯喝水，人到哪里，杯就搁到哪里！我每天早上，要楼上楼下各处找杯子。”

“我们后面那个铁门，你看到了吧？说了两年，他还没动手去髹漆。本来我是想自己髹的，怕让他习惯了，我就跟他一样，不动手，反正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说是这样说，到底我们女人最后看不过眼，还是要亲自动手来做。就象我，不知唠叨了几次，叫他做自己的事，等他一坐到早膳桌旁，我又习惯地替他敲鸡蛋了。”

“好心你啦，这么宠他干吗！难道你不替他敲，他就不必吃啦？”

“他当然要吃，不过会一面看报纸，一面说：还没替我打鸡蛋呀？”

“真羡慕他们，一开口，什么都替他做好！”

“有什么办法？你不做，他就脸黑黑，最后吵架不是更惨！”

“可是说也奇怪，他自己可以不做，就不让别人也不做，好象他们专做监工，一开口，做工人的妻子就没个反驳余地。”

“所以我常说：他是个用口的人。”

铁门外来了一辆车，是洪先生回来，铁门关着，他坐在车里大按喇叭。

洪太太犹疑了一下，终于照例去开铁门。

“怎么，这些草还没剪好？”下了车，洪先生对着长草就皱眉：“再不剪，要生蚊子了。”

“你来剪好不好？”

“喔！我好累！”他伸伸双臂，舒展着。

“我也很累！背部好象有点痛。”洪太太故意说，并偷瞄

了丈夫一眼。

“那明天再剪吧！”洪先生面色依旧。

“明天谁剪？”太太又追问了一句。

“当然你剪啦！我不用工作呀？”

“老爷，你忘了，明天星期六，你没有工作。”

“星期六？我约好朋友打球。”

“那后天吧？”

“喂！你这个人！我不用休息吗？你反正闲着没事。剪一下草也用不了多少工夫，就这样计较！你以为我在外面工作是轻松的？喂，把这车的玻璃抹一下，你好几天没洗了？”

洪先生说完走进屋里，李太太回到自己园内，隔着篱笆悄声对洪太太说：

“都是用口的人！”

圣诞的玫瑰

玉叶坐在那里已经整整两小时了。桌上、地上、身旁、裙上，尽是花生壳。唱机在播送一首狂热的音乐。

该上班的都上班去，家里仅剩她一人。休息了两天半，谁都心满意足地做回原来的工作。只有她，玉叶，无精打采的，独个儿守在家里剥花生。

花生嚼得太多，牙齿有点儿酸了，喉咙也干燥得难受。玉叶相信如果她在这时候说话，那嗓音一定沙哑得令自己皱眉。可是管它呢，以后还说给谁听？

自己这把嗓子，是人人都赞美的。第一次遇见张立德时，他一开口就大赞她的声音好听。那时还记得他是引用琵琶行里的一句：“如听仙乐耳暂明。”以后几天，玉叶一想到这句诗，就露了个掩不住心中高兴的微笑。

铁罐子里的花生已经空了一大半，玉叶实在感到厌倦了。这半天的功夫，并没有使她对心中所思索的问题得出答案——张立德，他为什么忽然结婚了？

走过去烦厌地关上了唱机，那疯狂嘶喊的声音令她越听越心烦。张立德怎么会爱上这样的音乐？看他一表斯文，说话轻声柔气的，却怎的会喜欢这种野性的东西？

人有时从外表是看不出本性的，就比如，他为什么忽然娶了杏梅？这可是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的。

那一天，大概是一个月前吧？和立德去看了电影出来，立

德把车驾到马林百列的海边去，当他泊好后，玉叶以为他要和她出来散散步。谁知立德把她拉进车后座。

玉叶从来没经过这样的事，又羞又慌地推开立德上下游行的双手，口里喘息地尽喊着：“不要，不要这样！”

也许是玉叶死命地抵抗，立德才没有冲破最后一关，他有些悻悻然地说：“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孩子。这有什么好怕的！”

她低头扣紧了几粒脱开来的钮扣，心儿还在嘞嘞直跳，额上，颈上，通通是汗！

那简直是太可怕了！十七岁，就和男朋友做那回事，把自己变成个小妇人？

不，不！玉叶一面想一面颤抖着走出车后座。

她伸手在桌上抓了一把花生壳，用力地在掌心一捏，又摊开来，把它们一块块各自用指头压着，压不碎的都捻在手中折成两截，最后才搓揉成小碎块。

如果立德象这花生壳就好了，她可以把他尽力搓得象粉，让他随风飘去，让他永远不再停留在她心中。

早上，当秀美告诉她，张立德在圣诞前夕和杏梅到婚姻注册局去了，她还惊疑万分，再三的追问秀美，想从她口中找出破绽来证明她说谎，但究竟她还是相信了，秀美是立德的邻居，什么都比她知道得清楚。

这突来的消息，震得她心伤肠断，她再也无心上课，对补习老师撒了个谎便逃出来。走进电梯时又触动心上的创伤：有一次，立德送她来这里上补习课，一路上找没有地方吻她。直送到电梯口时，忽然闪了进去，伸手按了最高那粒电钮。

“喂，补习老师是在七楼呀，你按廿五做……”

话没说完，嘴唇早被立德用嘴堵住了。

他们上到廿五楼，又从廿五楼下到最低一层，又再按廿五楼。如此上下了几次，再回底层时，门一开，一位和玉叶在一起补习的同学走进来，惊奇地说：“咦，这么早你回家啦？”

玉叶羞得满面涨红，支支吾吾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前天，立德亲自送来一篮红色玫瑰，并对她说：“亲爱的，祝你圣诞快乐！我对你的感情就好象这篮玫瑰一样。”

当时她看看篮里的玫瑰，一朵朵，红得娇丽欲滴。她对他感激极了。送上一朵比玫瑰还美的笑容后，她愉快地答应他的邀请——星期三和他去看戏。

过后她又问他：“为什么不选今天也不选新年呢？偏偏在什么也不是的星期三？”

“傻的，在那种节日里，我们出去跟人家挤什么？星期三不是节日，无论哪里都比较清静点，嗯？听我的话！”

她听了他的话，圣诞节那天坐在家里，一直欣赏着他送来的玫瑰。她觉得他对她实在好极了。她有些感动地轻轻抚弄着一朵朵怒放的玫瑰，却怎么也没想到节日里他不和她出去是因为要陪另一个人。

玉叶越想越生气，自己诚实的感情，却被人家玩弄了。她站起来，拨了个电话到立德公司里去。

“告诉我：你为什么结婚了？”玉叶无法控制地高声怒问。

“嘿！你开什么玩笑？我什么时候结婚了？”

“还说没有！有人告诉我的。”

“唉呀，爱情贵于互相信任，你怎么去相信别人而不相信我呀！”

“好吧！那你说：杏梅是谁？圣诞前夕你去婚姻注册局做什么？”

“你……。”

“我，我被你骗得晕头转向，一直还以为你是真心诚意对我呢！”

“叶，你不要太冲动好不好，明天晚上你出来，我们再谈。我会向你解释的。”

“还有什么好解释？明天鬼才和你出去！”

“你听我说嘛！”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为什么你结婚不告诉我？”

“我，我怕你受刺激。”

“你怕我受刺激，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你不缠着我，你和谁结婚都不关我的事！”

“叶，你静下来听我说行不行！我到现在还是爱你。我结婚也是因为苦衷的。”

“什么苦衷？难道是你马上就要做爸爸了？”

“你不要说这种话好吗？我很苦恼！”

“你苦恼，我就开心？你既然结婚了，又送花给我做什么？又为什么来邀我和你看戏？你当我是什么？给你寻开心的？”

“噢，亲爱的，你说得我心里多难受！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了，好吗？”

“我偏要谈，你还会觉得难受呀！我问你，一个月前，在马林百列你对我要求什么？”

“那是因为我爱你。”

“你又是什么时候爱上杏梅的？两个星期前吗？”

“你不要追问这些了，好不好？”

“为什么不可以问？我一定要问，我有权力问！你一定不会突然才决定和杏梅结婚的，你是早有计划，而存心玩弄我的，



是不是？要不然你怎会一边口口声声爱我，一边和别人结婚？骗子！骗子！”

“嗨，你听我说呀！”

“好，你说，如果一个月前，在马林百列的海边，我答应了你的要求，你现在要怎样对待我？你要我怎么自处？你说，你说！”

“你不要这样迫我，好不好？过去的事还提它做什么呢？反正，也是你愿意跟我出来的嘛！大家高兴大家玩就是了！”

“什么？你说什么？”

玉叶大叫着扔下电话机。

这家伙，说这样的话，简直是无赖，不要脸！亏他还一表斯文呢！

玉叶伏在桌上哭了一顿，心里后悔极了！当初陈老师就曾说过，年纪太轻的女孩子，社会经验太浅，看不透爱情骗子的真面目，劝她们不要太早和人谈恋爱。

而她，偏偏不听这逆耳的忠言。尝到爱的甜蜜时还暗怪陈老师的话不正确。

现在，自己却果真不幸地遇上了爱情骗子，幸亏自己没有昏头昏脑的掉进欲流里，否则，后果真不堪想象。

玉叶站起来，朝那篮红玫瑰走去。

前后才三天的时间，原是娇艳欲滴的玫瑰，已是变得色泽尽失，光彩杳无，那些外围掀开的花瓣，那乌黑的颜色，刹那间，令她觉得厌恶无比。立德说过，他对她的感情就如这篮玫瑰。他说得对，他的感情确是如这篮玫瑰——谢后的玫瑰！

玉叶抓起花篮，狠狠地往垃圾桶扔下。

家

见到我的人，莫不赞我好福气，有个令人羡慕的家。

我呢，听多了这类话，心里也麻木了！

以前，尽管自己心内感叹，赞美的话还是爱听的；现在哪，多美的形容词也抵不住实际的感受。

不是吗！五十六岁了，怎还有年青时的虚荣感呢？当寂寞来临时，萦绕在耳际的赞美欣羡的话更加深我心底的难过。

算一算我这家里有几人，老夫夫妇有三个孩子，老二嫁出去的，不算。老三那个七岁大的女儿就如她母亲一样，娇得使人透不过气。老四那个老婆却本事，一生就生了对男孩，同年同月同日，省了一半功夫。

总结起来，这家里算是有十四个人。可是搬的搬，走的走，偌大的屋子空荡荡，说话都听得见回声。

也不知怎的，从前当孩子一个个从怀里跳出来时，虽然日子忙得没天没夜，心里倒也充实，几曾有过象现在这样的心情？闷也闷得发慌，两人每天三膳，再怎么蘑菇，时间还有一大把。我真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好！

唉，唉！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婆婆，我们来啦！”一阵惊天动地的喊声自篱笆外响起。

接着，如野马急奔，如山雨欲来，我这屋子忽然间又小了，又热闹了！

“你们怎么来了？”我问老大。

心里一高兴，一开口便说错话，他们来，我不是很高兴吗？又问他们怎么来了，倒好似不欢迎哩！真恨不得咬断这根不懂与心意合作的舌头。

“噢，妈也忘啦？明天不是你和爸的结婚纪念日吗？”老大的妻子含笑说。

愣了愣，不觉喜悦浮上眉头来。难为了她还记得这回事。明天上菜市好好买些鲜鱼美料，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嗨！原来你们还比我们早到！哎，妈！”

老三老四冲锋陷阵似的奔了进来。

“爸呢？去哪里？”总算他还没给人遗忘。

“打麻将去了！”我故意把尾音拉得长长。

“也好，让他消磨消磨时间！”老四说。

“我有时也担心，将来我老了，怎么打发时间？”老大的脸确有担心的样子！

“还不容易！看戏，旅行，或者象爸爸一样打打麻将，再不然哪，到街上溜达溜达，看看年轻女人也不错！”老三笑嘻嘻地朝哥哥挤眉弄眼。

“噢！原来你早就不怀好意哩！”三媳妇横眉竖目叫起来。

“你以为他是吃素的？还不赶快赏他一下重的！”

我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便由他们闹去。

哼！消磨时间，打麻将！

我呢？我的时间和精力要放到哪里去？一天即使打瞌睡廿次也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是，我一天真能打瞌睡廿次吗？哼！我又不是冬眠虫！

六个孩子聚在后面园子里，有的摘花，有的玩水，老大和老四的孩子在谈话。我悄悄站在不受他们注意的角落听着。

“贻华，我姓陈，你姓什么？”贻生问比他大四岁的堂哥。这问题真令人好气又好笑！

“我也姓陈嘛！”贻华说。

“咦，你为什么也跟我一样姓陈？”小贻生惊异了。我真给他气煞！

“我当然跟你同姓啦！”

“我是跟爸爸同姓的，我爸爸又不是你的爸爸，你为什么也姓陈？”贻生振振有辞地反问贻华。

“我爸爸也姓陈嘛！”

“哇！这样多人姓陈哪！”

贻生的神情就象是发现了小猫追打小狗那样有趣。

“我们这边的人通通都姓陈，因为大家都是公公的孙子！”

贻华到底是读二年级的孩子，懂得较多。

“公公的孙子？”贻生侧着头想了一会儿，大约不明白为什么是公公的孙子便姓陈，便改了个题问：“婆婆呢？婆婆姓什么？”

“我不知道！可能她也姓陈。”

真真气死我也！

“喂，你说婆婆是谁？”老三的女儿玩倦了，也凑进来参加话题讨论。

“婆婆呵，婆婆就是爸爸的妈咪啦！”

不错！贻华这个孩子还懂事，赶明儿个买辆脚车给他。

“不对，我爸爸的妈咪不是婆婆！”小女孩睁大眼睛分辨。老三明明是我生的，这小家伙却在胡说什么！

“爸爸的妈咪就是我的妈咪，不信，你们去问问看，看他是不是喊我的妈咪做妈咪！”

噢，天呵！我这些摩登子孙！

轨 外

午后的阳光，热得迫人，虽然在门前泼了一大桶水，也没减多少热。

“这样的天气，实在该下一场雨才好。”我对自己喃喃地说。

“妈，热了，怎么不开风扇休息一下？”

吓了我一跳！尤晖这孩子老改不了静悄悄出现的习惯。

“你没出去吗？我以为你和尤暄上书局。”

虽然在家，但他过分的安静，常使人以为他不在。

“哦，哥哥也上书局？”

“我也感到奇怪，但他是这么说的。”

尤晖没再出声，翻着手上的书往沙发椅坐下去。

“尤晖！”

“嗯？”

他抬头看我。我喉咙里要说的话又吞了进去。

“什么事，妈？”

“没，没什么。”

我走进厨房。心里在想，为什么尤晖专爱挑那张古旧而阔大的沙发坐？瘦削的身子坐进去，和一只小猫缩在那儿差不多。

每回看他往那张椅子落坐，我心里就有些惭愧，后悔当他年幼，没有象照顾老大一样的照顾他。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九年不生育，忽然接连来了两个；尽管两个都是男的，走在前头的却威风多了。老大是如久旱的甘露，家人都捧着当宝贝似的；老二在人家高兴的当儿，做了不速之客，似乎有些儿惹厌，尤其是我，忽然来了两个相差不及一岁的婴儿，忙碌得连疼爱孩子的心情都没有了。

“妈，今天这么早煮饭？”尤晖又走进来问我。

“嗯，早一点煮比较好。”

尤晖站着，静静的看着桌上我分配好的鱼肉和配料。

“不去看书吗？”

他瘦削的双肩和微驼的背，总使我觉得心里不舒畅。

“我在想：今天是什么日子？”

“会是什么日子呢？”我微微一笑。

“是妈妈的生日罢？”

我尚来不及点头，外面开动铁门的声音即震得我双耳发聩。接着“扑、扑！”两响，是熟悉的丢鞋子声音，紧跟着“碰！”的关门声，一条健硕的身子闪进厨房里，喊着：“哇！好热！”

“尤暄，你回来时，不能把声音放小一点吗？瞧你毕里巴南的，完全是个小孩样。”天气的炎热，使我觉得非埋怨他几句不可。

“噯！我又不象尤晖那么有气没力一付活死人样，我是健康的人，有活力，有朝气！”他得意地挥着健壮的手臂笑起来。

我喜欢看他笑，他笑起来象孩童天真的脸那么可爱。这份可爱也往往弥补了他口头上的缺点。

我是看见了尤晖的脸有些暗沉，尤暄的话也过分了点，但面对一张那么可爱的脸，实在很难讲出责备的话。

“妈，你为什么不买个蛋糕庆祝一下呢？”

尤晖好似强压住心里的不快，又回到刚才的话题。

“买蛋糕？买蛋糕做什么？”

“今天妈妈生日。”

“哎！妈这么老了，还庆祝什么？！”尤暄若无其事地说，手里的七喜罐子一扔，准确地落在角头的纸盒里。

他的话象一把捶，无情地击在我胸口。我老了吗？四十七岁，整整的四十七岁，转眼就半百了，多教人心慌哟！尤暄说的也是，我是老了！不过，老了就不该庆祝生日吗？

“妈妈是老了，没什么好庆祝。”我口里说着，心里还在发痛。

“我看妈也不是真的不想庆祝，而是舍不得花钱！反正东西买来是大家吃，不买，钱却是自己收。如果是我，也不这么傻！”

我的儿子竟然对我说这种话？！

“笨蛋！你说是不是？”

尤暄重重地拍一下尤晖的肩膀，昂首走出去。

我怔住，不知该骂他两句呢，还是当作没听到？

“妈妈，哥哥是说着玩的。”

尤晖也许看到我的脸色在变，试图要开解我。

给他这么一说，我愈加狼狈。刚才他也一样难堪，就没替他说什么。现在他看到尤暄这么对待我了！噢，他心里会不会感到痛快呢？



“这个，送给你。”

忠信回来，递给我一个盒子。

“什么？”

“生日礼物。”他笑笑地说。

尤暄在楼梯口站着，大声地说：

“哗，原来爸爸也懂得这一套！”

我打开盒子，见是一瓶香水，高兴得几乎傻了！平日走过那些年青的摩登女郎身旁，鼻子闻到一阵阵香味，心里很羡慕，很想也买一瓶用用。可是一问及香水的价钱，便又舍不得。难道我的这小心意给忠信看出来了吗？

“哗！那么名贵的香水！多少钱一瓶？”尤暄喊起来。

“一百六十。”忠信含笑说，看得出他有些得意。

“给我用一下。”尤暄不由分说，便自我手中抢走香水打开瓶盖，洒了几滴在颈间。立时，满室芳香。

“好香！给我就好。”

“你又不是女孩子，要香水做什么？”忠信笑指着他说。

“送一瓶给我，就当我是女孩子好了。”尤暄涎着脸笑。一直在旁边默默不出声的尤晖，听了这话，微微地笑着。

“你笑什么？象你这样的人，整瓶香水倒下去，都还惹人厌哩！”

这孩子，太跋扈了！

“好了，好了！开饭吧，雨梅。”忠信站起来走向饭厅，没有半点责备尤暄的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忠信两人都不是强悍的人，却生了尤暄这样的孩子，他说话永远不留余地，这一点是我们夫妇所没有的。

有时候我在想，尤暄的性格究竟是谁遗传的？他和尤晖是兄弟，两个人的差别为什么会这样远？

“妈，那瓶香水我想你不会用吧？”

吃饭时，尤暄还是提香水的事。

忠信看了我一眼。

“天气热，满身汗臭，用一点会比较好。”我不想过于表露我对香水的喜爱，否则尤暄不知要用什么字眼讥笑我。

“其实你用什么嘛。又不会有人站在你身边。”

到底，尤暄还是说了难听的话。

忠信继续在盘内挑菜，宛似没有听到尤暄的话。

“那瓶香水反正你不会用到的，给我好不好？”

怀着被激的怒气，我生气地说：

“给你做什么？好好一个大男孩，竟为香水噜苏老半天！”

我绷起面孔吃饭，不再理他。

“生气啦？”忠信无关痛痒地问了一句。不待我回答，又挑块鸡肉进口。

“不给就算了，还骂人！”

我很少生气，可是这样的事，不得不讲他两句。不过真正教我不满的还是忠信的态度，他为什么不阻止尤暄说话，给我维持做母亲的尊严呢？

他就和他死去的母亲一样，过分纵容尤暄，记得尤暄四岁时，有一天我骂了他两句，他就把我的口红拿来乱涂乱切，还睁大眼睛，报复似的看着我。

实在气极了，我拿起从没用过的藤鞭往他腿上打下去。

“唉呀，你怎么可以这样打孩子？他不懂事嘛！”

家婆一边搂着尤暄，一边把由我手中夺过的鞭子放到他手中，说：

“去，去打回她！这个死妈妈没有用，她打你，你也去打她。”

那一次的事，结果使得我和忠信吵了一阵。本来是安乐的家，为了一个孩子，每天各人都脸臭臭的。

后来想了几回，也就不再责打孩子了。正如家婆所说：

“阿信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打骂过他。你看他现在，又有哪些点不好了？”

既然这是婆婆的经验，我又何必为了孩子使大家不愉快？更何况，尤暄也的确使我爱怜，有时宠宠他，自己也感到高兴。

可是这孩子，现在竟越来越不把我这个做母亲的放在眼里了。

“这条红烧石斑做得很好吃。”尤暄难得地赞了我一下。

“是吗？那多吃一点吧。”

他一赞，我的气就消了大半，顺便把鱼推到他面前去。

“不，不用移过来，这盘海参也好吃。”

我惊异地看着他，几时他会称赞人，说起好听的话来了？

他不是曾经对自己说话的恶劣态度做过这样的辩白：

“我为什么要说好话去逢迎人？我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不喜欢听就算了，反正这是我的坦白。你不要以为专说好话的人是好人，哼！他心里没有企图才怪！”

现在，他究竟是真的改变过来，还是心里有企图？

不会是要我把香水送给他吧？

“我有个同学，她说她妈妈从来就不会做菜，煮出来的东西一点味道都没有。改天我让她尝尝你做的菜好不好？”

原来只是这样！真惭愧，我竟然这样去怀疑儿子的态度。

“你今天上书局去，买了什么书回来？”

尤暄的态度转为和气，也许是觉得刚才太过分，我想是应该接受他的歉意，所以和悦地和他谈下去。

“买什么鬼书！只有象尤暄这样的傻瓜才看书，我才不要看呢！”

“那你去书局是——？”

“唉，嚟苏！买张生日卡片也要问那么多！”

他的态度简直教我捉摸不定，刚刚还说的好好的，忽然又不耐烦起来。

可能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有点影响吧？我想。

十六、七岁的少年，情绪和精神有时是不稳定的。我看了尤暄一眼，注意到他嘴上已有淡淡的青色，和尤暄比起来。他不象只大一岁。

“谁生日了？”

良久不发言的忠信喝了一口汤，问。

“嘿，对了！爸，给我钱去买礼物，我一个要好的女朋友下星期二生日。”尤暄象找到一个好机会似的。

“你不是送生日卡的吗？”

“生日可以只送生日卡吗？为什么你不送一张给妈妈，却送香水？”

“妈妈是自己人，不同。别人嘛，表示礼貌就可以了。”

“不要！单送生日卡显得寒酸，小家气！我要送她一份礼物，还要妈妈给我做菜请她和朋友。”

这就是称赞我做菜好吃的动机？

“好！送就送吧，等会给你十块钱。”

忠信做事永远没有原则，只随着孩子的高兴，我不喜欢他随意答应孩子的要求。

“十块钱？唉呀，爸爸！十块钱能买什么呢？亏你还是做生意的，怎么连行情都不懂！”

“行情？什么行情？”忠信笑咪咪地问。

“女孩子呀，你送她十块钱东西，她看都不看你一眼呢！爸爸，你至少得给我一百块。”

“什么？一个同学生生日你要花一百块？”我叫起来。

“我是向爸爸要，又没拿你的，你心痛什么？”

“你，你说什么话？！”我气得连筷子都几乎握不牢。

“我说，”尤暄站了起来，一字一顿地说：“我跟爸爸要钱，请妈妈不要老是破坏！反正爸爸的钱将来也是我的！”

说完，尤暄离开饭桌。

忠信还在默默地吃饭，毫不理会。尤暄的话一字一音就象坚硬的冰块，击向我胸口。

放下筷子，望着尤暄傲然离去，忽然，我觉得他的背影令我憎恶。



一夜不能入睡，心里脑里反复萦绕着尤暄近日变本加厉的恶劣态度。

十一月中的天气，开始转凉，早上打了几个喷嚏，原本有点痛的头更加痛了。

“妈妈，你的脸色不大好呢！”

尤晖下楼来，关怀地对我说。

“是吗？”我勉强一笑，“年纪大了，容易闹小毛病，不要紧的。”

“你去休息吧，我替你浇花。”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来。”

浇花是一大享受，怎么辛苦也得自己来。

有时我觉得，种花比养孩子更有收获。花虽然不会说话，辛苦的栽种后，开出来的花朵却令人心旷神怡；培养孩子比种花辛苦千万倍，会说话的孩子反而往往刺伤母亲的心。

象这盆九重葛，也没刻意去照顾它，三天两日，记得便浇点水，忘了也就算了，空闲时候拿把剪刀修剪过长的枝叶，有剩下的泥便加一点上去，既不必施肥，也不用怕它受不住暴烈的阳光，把它搬进搬出，可是它还是长得那么好，日复一日地开出美丽的花。

孩子如果也象九重葛，容易生长，无须细心照顾，又能不断地开出灿烂的花，我想，天下父母皆欢颜了！

以前，听信了家婆的话，总以为孩子长大后，慢慢就会思想，懂得分辨好坏，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尤暄应该是长大了，十七岁，还能说小吗？而他却是越来越放肆。

这个年纪的思想性格虽然没有完全稳定，要改变恐怕也不容易。

唉！生儿容易养儿难！

铃铃……铃铃……

屋里的电话铃响。

“是谁呵？尤晖。”

“找大哥的。”

“尤暄还没起身吧？请他待会儿再打来。”

我转身去提水桶进屋。回来看到尤暄已经坐在电话机旁。

“明天，明天一定。”尤暄瞄了我一眼。

这算什么句子？一个动词都没有！

“好啦，我不是说明天了吗？”

是约他去玩的吧？也没见过有这样强约人的。

现在的年青人，真的难想象！

“妈，爸爸有没有寄你一百块给我？”

尤暄放下电话，不吃早膳便先问钱。

“没有。”昨晚的气还没完全消。

“那你先给我。”

“今天十四号，你爸爸还没把钱给我。”

“多少一点你总有的，先给我，跟爸爸要了再还你。”

讨厌！一早便讨债似的。

“我等下想去看医生呢。”

“你又没事，看什么医生？喝包凉茶精神就好了。”

我懒得再理会他。头越来越沉重，而楼上还没有去打理，转眼又要料理午饭了。

“你该请个人帮忙的，妈妈！”

尤晖不知什么时候，又静悄悄地出现在我背后。

“现在请人不容易，一个月又要三几百块，能做还是自己做好了。”

“妈妈不舍得出钱请人，可是哥哥的零用钱又没限制，一个月至少也要一二百元。”

我注视着他，他是看我操劳过意不去，还是嫉妒哥哥？

“如果你要用，也可以向爸爸要，他会给。”

他是一定会给的，不请佣人只是我的自愿。忠信总是尽可能满足家人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妈妈！我是说，零用钱花多了，也没有好处；要是能找个人帮忙妈妈做家务，你就不必这么辛苦。”

惭愧！我又猜错了尤晖的含意。他究竟是不同于尤暄的。

“妈！我走啦，你袋里的钱我拿了！”

尤暄在厅里高喊，声音渐去渐远。话说完，人已到外面铁门外。

“妈，哥哥拿了你的钱才告诉你，为什么你不讲他？”

“算了！里面的钱也不多。”

我淡淡地说，心里却暗恨自己懦弱。

谁说我不气呢？但在另一个我所不宠的孩子面前表露吗？

尤晖或者以为我是胡涂的，两个儿子，谁好谁坏我都不能分辨。

我怎么会这样胡涂呢？不，我是知道的，虽然我的态度对他们两人是不公平的，但多年来这是已成的事实，再要纠正过来，不是向孩子表示自己过往的错误吗？我是母亲，不能损害尊严！



作一个主妇真辛苦，虽然头痛鼻涕流，还得照样操作。尤暄也够没良心，见我病着，安慰关怀的话一句没说，倒是不断提醒我星期二要替他做菜，招待朋友。

“妈妈，我来收拾。”

“尤晖，你走路好象脚不着地的？”

他望着我一笑。那神态简直不似十六岁男孩所有的，太文静，太温驯了。

“知道吗？你常常把我吓一跳。”

我一面在整理尤暄的桌子，一面抱怨着。

“最近妈老是在想心事，所以注意力比较弱。”

“我有什么心事？真是胡说。”

尤暄的桌子乱七八糟，什么都扔成一堆。看尤晖的桌子，干净又整齐，收拾得就和女孩子的房间一样。

“妈，哥哥不准人开他的抽屉。”

我把一些物品收进尤暄的抽屉里，尤晖高呼着阻止我。

“妈妈又不是别人，替他收东西嘛，什么宝贝放着我也不会要！”

我还是一格格替他整理着，开到第三个抽屉，不留神，整个掉到地上，里面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都倒出来。一包淡乳色的粉差点飞散掉。

尤晖赶忙蹲到地上去帮我拾起来。

“啊！这——？！”

触目的是两个避孕袋。

“什么东西？”尤晖问。

“没，没什么。”

急急忙忙塞回抽屉里，我感到呼吸阻塞。

尤暄只不过十七岁。

十七岁的孩子就用这个？和谁？

噢！我该怎么办？

头好晕！

“妈妈，你怎么了？脸色为什么这样白？”

尤晖过来扶住我。

“尤晖，尤暄去了哪里？”我虚脱地问。

“不知道，他没说。”

尤晖闪着疑惑的眼睛望住我。

“你知道他平日来往的是哪些朋友吗？”

“好象多是学校外面的，不过我不大清楚。”

“嗯。”

“妈，你一定是不舒服，我去倒杯开水给你。”

心里很乱，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突然发觉的事。

人家都说，养女儿是一种风险，到了十五、六岁就要特别注意、担心。一路来，我们总是很放心的让孩子自由活动，从来不去理他们在外的行动。

现在看来，家有男儿初长成的又何尝不必担心？

孩子长大了，有些话会觉得很难启齿，可是这种事情就让他下去吗？

这时楼下电话铃响了。

我似乎听见尤晖去接。

一会，他上来对我说：

“一个人要找哥哥，好象是昨天打来的那个，态度强硬，声音好凶，我告诉他哥哥不在，他不相信。”

“我去听听看。”

拿起电话来，我刚哈罗一声，对方即粗声恶气地说：

“我要找尤暄！叫他来听！”

“他不在，出去了。”

“我不信，他不敢来听是吗？”

“你是他的朋友，为什么他会不敢来听呢？”

“哼！他要是不来听，我叫人到你家去！”

“你找他到底有什么事？”

“叫他还钱！”

还钱？我的心跳了起来。

“他欠你什么钱？”

“哼！他一定不敢跟你说，你自己去问他！”对方挂断电话。

我恍惚地坐在电话机旁，心里发怔。这是怎么回事？尤暄把钱都用到哪里了？一个月百多二百元的零用钱不够，还欠了人家的钱？

“妈，你的开水。”

“尤晖，哥哥近来买了什么东西没有？”

尤晖想了想，说：

“好象没有呵！”

没有买东西，他的钱是怎样用的？

“那个人打来找哥哥做什么？这样凶的！”

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尤晖。后来想想，就说吧，也许他会知道一点。

“来讨钱的，他说尤暄欠他的钱。”

“哦？”尤晖惊异地，然后又迟疑着告诉我：“他也用了我两个月的零用钱，说要还的，还没还。”

“他拿去做什么？”我气急败坏地问。

“他不肯说。”

“你怎么不早讲？”

一时气怒，不觉责怪起尤晖来。

“我，我以为——”他嗫嚅着。

“今晚，一定要问他。”

整个下午，我无法镇定，一直盼望尤暄回来，但连影子都没有看到。

傍晚，忠信先回家。

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他那两件事。说到避孕袋，忠信一点也不惊奇地说：

“男孩子，长大了总会懂得这个的。”

“可是，他才十七岁，而且这种事情也不能随他去，搞出意外来怎么办？”

“放心啦！他既然懂得用那个就不会有事，他又不是女孩子，你耽心什么？”

这就是我的丈夫？！多自私的男人！

“有人打电话来，说尤暄欠他的钱。他还说，如果不还，要叫人到家里来找他。”

“小孩子话，信什么？还他就是了。”

“尤暄太会花钱了，你该限制他。”

我想起尤晖说的话。

“又不是没有钱，限制什么？要用就让他用好了。哦，对了，昨天他跟我要钱，我一时身上没有现款，喏，这里一百块，等下给他。”

接过一百块，我怔怔地想：忠信满足孩子的要求是出自一片慈爱，可是这份慈爱，将造成什么后果？

我有些茫然，也有些担心。



“尤晖，你有看到我的香水吗？不见了！”

“会不会你放到别地方去？”

“没有呵！这几天就一直搁在梳妆台上，我还没用过呢！”

家里除了我们夫妻和两个孩子外，没有外人，谁会拿走香水呢？

“刚才哥哥要出去，我看到他走进你的房间。”

“他拿了香水吗？”

“我没注意。”

“也许尤暄是拿去用一点，那天他不是表示很喜欢吗？”
只要他肯改过，送他一瓶香水又何妨。

昨晚尤暄很迟才回来，带着一脸的疲倦，饭也不想吃。

我没问他避孕袋的事，究竟那是难以说得出来的。我只是告诉他有人打电话来跟他讨钱。

“他…他说什么？”

显然地，他很紧张。

“他说如果你不还，就叫人来家里找你。”

他的脸色变了，失措地说：

“你怎么跟他说？”

看他的神态慌了，我肯定他是真的欠了人家的钱。

“尤暄，你向人借钱？”

“那不过是几块钱罢了！”他强装轻松地说。

“几块钱？那他为什么声势汹汹？”

“他小气嘛，一毛钱看得比什么都大！”

我把忠信给他的一百元递给他，并慎重吩咐他：

“以后，不要随意向人借钱，这是很不好的习惯。”

“可以！如果妈妈不那么吝啬的话。”

真给他气死！他最好是希望我有多少家当通通拿给他去花。

这一天，尤暄很早就回来。

我找了个机会问他香水的事。

“不知道呵！”他若无其事地说。

“噢，尤暄，你的眼睛好象有些浮肿。”

我再走近一点，想看清楚。

他用手格开我，碰到我腕上新戴的钻链，一把就抓住我的手，眼睛象猎犬似的端详着。

“钻石链啊！多少钱买的？”

尤喧俯着的姿势很令我不满，男孩子对妈妈的首饰这么注意，讨厌！

“四千五，以前买的。”

“四千五，现在恐怕涨价了吧？”

“你问这个干什么？”

“哟！问问不可以吗？反正你以后也不会带去！”

“你说什么？”我含怒高喊。

他象没事一般，嘻嘻地笑着。

“你是越来越放肆了！半点没把我放在眼里！”

趁着这个机会，我想好好责备他一番。

“什么放不放在眼里嘛！只不过我是你儿子，你是我母亲而已！”

“你明白做儿子应尽的孝行吗？你知道做母亲的辛苦把你养大的功恩吗？”

这是第一次，我这么声色俱厉地教训他。

“哼！又不是我要求你把我生出来，有什么功和恩？做儿子的又为什么要尽孝行？你们把我生到这世界来受罪，已经够对不起我了！”

“你说什么鬼话？”

“这是事实嘛！”他蛮不在乎地摊摊手。

他怪异的谈话，早在以前就萌现了，只是我们没把它当一回事。

有一回，忠信还为他的谈话开心了整个晚上。那天，尤喧问他：“爸爸，你时常说买股票，到底股票是怎么买卖的？”

“哈，你也想买呵？”

“不，我想知道。也许我现在先懂了，以后就可以赚钱。”忠信只要一听到儿子想赚钱，就立刻开心起来。

“好，说给你听。喏，买股票是这样的，有新股出来，就要申请，那是很好的赚钱机会。股票一赚了钱，便不能死留在手中，要马上丢掉，不然钱赚不到，还可能倒输一笔。”

“我懂得了，丢了一个，再注意别个，看准了然后买进来，等赚了钱又再丢掉，如此重复着，对不对，爸爸？”

“对！举一反三，果然聪明！”

“而且我还知道，没有赚到钱的时候，千万不要心慌，如果自己心急，先把它丢掉，就注定要亏本。慢慢地等，有耐心地候着，迟早有收获的，是不是？”

“哈哈！爸爸买卖了几十年的股票，还没有你这样精的心得呢！”

尤喧得意地笑着：

“这种道理粗浅得很，有什么难的！”

“你是怎样悟出来的呢？”

“买股票就和玩女人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样的道理。新出来的股票就跟年青的女孩一样，容易上手，甜头也比较大。女孩子上了手，就要找机会丢掉，这跟股票赚了一样，不丢，可能要吃亏。”

“嗯！”忠信笑意盈盈不住点头。

“可是，如果丢得太早也不行，有的女孩子需要慢慢地等候，不能太急，一急便没有收获。”

父子两人说着、笑着，竟谈得很投机。

这种话听在我耳里，总觉得很逆耳。既然他们都那么愉快地谈着，我也不便加进去扫他们的兴。

忠信时常告诉我，对孩子，尤其是已成长的孩子，不要太严，应该宽大才好。

我觉得，他太宽大了！

“妈妈，爸爸总共有多少钱？”尤暄忽然又问我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这是爸爸的事，我怎么知道？”

“你是他老婆，怎会不知道？”

“我从来就不想去知道。”

“好，那你自己有多少钱总会知道吧？”

“我没有钱。”

“妈骗人。你怎会没有钱？只要一天扣下五块钱家用，二十几年，你至少可以省下五、六万元。”

原来尤暄的算术那么好！

“我觉得你不应该谈论这个问题。”

我站起来，走向厨房。

他又跟了进来。

“嗨，妈，不要忘记明天星期二，要替我煮一顿请朋友。”

“你去外面吃好了。”

“呵！你又变卦了？”

他睁大了眼睛，眼瞳看来更浮，却显得昏暗无神。奇怪！他以前的眼睛不是蛮明亮的吗？

“我几时答应了你？”

近来他老是令我生气，我也试着拒绝他的要求。

“不行，你要替我做，我已经答应了朋友。”

“要买那么多菜，我提不起太重的东西。”

“叫尤晖帮忙你提。”

是他自己的事，却理所当然地要别人替他做。真是自私！

“尤晖太瘦了，提不动的。你们还是去外面吃罢。”

“你给我钱，我就去外面吃。”

“爸爸不是给了你一百块吗？”

“唉呀！一百块能做什么事呀？又要送礼又要吃饭，不行，要么你作菜，要么就给我钱，我们去外面吃。”

他居然撒赖起来。

为了避免一笔额外开销，同时也想知道尤暄所来往的是些什么人，所以，虽然是病刚好，浑身觉得乏力，还是答应了他；附带的条件是跟我上巴杀提菜篮。

他一口便答应了。



尤晖可能是被我传染到伤风，今天有气无力地直打喷嚏，神情看来更为病弱。

“病夫！”

尤暄不但不觉得他值得同情，还无情地嘲笑他。

“你不象个哥哥。”我说。

“谁要做他哥哥？不稀罕！”

“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你不是他的哥哥吗？”

“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没有要求过。”

“虽然你没有要求过，但既然生为兄弟，便该相亲相爱。”

“我盼望他死去！”

我气得跳起来。

“你还有人性吗？他又没得罪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咒诅他？”
这个孩子越来越暴戾，几乎已经失去人性。我从来没有十

分疼爱过尤晖，可是这样的话我也听不下去。

“兄弟总是互相盼望对方早点死去的，这不需要谈到得罪。其实他一直对我很好。”尤暄闲闲地，嘴边带一丝令人恼恨的微笑。

真没想到我生我养的儿子会这般顽劣。

“他死了，你不寂寞吗？到哪儿再找个人给你平白无故的骂？”我气恼地问。

“哈！他死了我可好，至少将来爸爸的财产不用分为两份。”

“我要告诉爸爸，要他把钱通通留给尤晖。”

我狠狠地盯他一眼，其实我说这话自己也没把握。

尤暄长笑一声，满怀自信地说：

“我知道你们不会这么做，就算你真有这个意思，爸爸也不会答应，他疼我比尤晖多。”

三两句话，就击中我的要害。

不错，即使我有这个意思，忠信也会护着他的。到底尤暄比尤晖有更惹人爱的外表和一张会说话的嘴。

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后悔以前太放纵了他，后悔没有和忠信争个到底。现在，也许是迟了。

同样是我生养的孩子，尤暄和尤晖却有如此遥远的距离。虽然尤暄常常欺负尤晖，尤晖倒没责怪过尤暄。他比尤暄忠厚多了，可能这就是他不讨我们欢心的缘故。

不到七点，尤暄的朋友就陆续到来。

做母亲的人真是委屈，尽管心里生气，想赌气还是不可以的。

作了八道菜，忙了整个下午，腰酸得想倒到床上去睡。尤暄又带个女孩来介绍给我。

“贝丝，我的妈妈。”

“哈罗！”黑黑的眼珠左右转动，瘦削的肩膀只有两条细细的带子。

瞧着都不顺眼！伯母都不会叫一声，哈罗！哈罗！哼！简直不象话！

咦，她身上有股香味，好熟悉！

“你擦的是什么香水啊，这样香。”我试着问。

“哦，尤暄送我的，他说买了一百六十块哩！”

贝丝亲密地靠着尤暄的肩膀。

我看看尤暄，他别过头去。

一股怒意在我胸中涌起，很想当场拆穿他。

“妈，你累了，上楼去休息吧！”他好似看穿我的心意。

穿过厨房。我走到园子里，在茂密的茉莉旁边坐下。青草微湿，带有清新的气息。

我怔怔地坐在草地上，实在不想回屋里去。嗅到那股熟悉的香味，心便绞痛。偷了也就罢，问他，还推得一干二净，女朋友生日，给了一百元还不够，居然偷我的生日礼物去转送。

小的时候，他要什么都给，就差没把天上的月亮也摘下来给他。尤晖就没有这样的福气，总是等哥哥玩得厌了，不要了，才施舍似的丢给他。偶尔有朋友送尤晖一件玩具，尤暄总是一把抢过来，还霸道地顺手打他一下。

没有人觉得尤暄这么做是不应该的，包括家婆、忠信和我。

这回好了，他用对付尤晖的手法对付我，把我心爱的香水偷了，下回，他还要偷什么？

我是罪有应得的，是不是？

有果必有因，这苦果我是尝定了！

一阵轻细的笑声渐传渐近。好似有人到园里来。

“这些菜不错吧？”

是尤暄的声音。

“也没什么了不起，别人还可以请我上夜总会呢！”

园里没有灯，茉莉花的枝叶又密，看不见他们，听声音好象他们是坐在秋千椅上。

“你就只记得别人的好处，忘了我对你好！”

“几时你对我好过？”

“我不是请你吸过几次？又送你一百六十元的香水？”
吸？吸什么？

“这点小事都提，你真小气！”

“好，那你还要什么？”

好一付英雄气概！可怜我这个儿子，居然这么不长进！

“我要你妈妈手上戴的那种链。”

女的爱娇地说。

“你要？我改天弄来给你。”

弄？不是又想来偷我的吧？

我摸摸腕链，心里又气又担心。

“你敢吗？说着玩的吧？”

看不出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一套。

“我根本就不怕她，明天我拿给你看好了！”

什么！他果然想打我的主意。

我准备站起来，冲过去掴他两掌。

“最好是也能拿一点钱，我的粮快要断了。”

听了这话，我又坐下去，想搞清楚他们神神秘秘的，究竟什么粮要断。

“想拿我妈妈的钱真不容易，找过几回了，房里各处连一块钱都没有。”

我的心刹那间沉进冰窖里，冷得嘴唇在发抖。

“傻的！没有钱东西也可以卖呀！”



我忘记昨晚是怎么从园里回到楼上的。

从来没有感觉到，一夜的时间竟会这么漫长！过去四十七年，就没有一个晚上会这样难眠。

好几次，我想把忠信拉起来，告诉他我在园里听到的话。

他睡得很好，呼吸声象开动的火车。是个凡事都轻松看待的人。我担心即使拉他起来，话没听完，翻个身他又呼呼入睡。廿几年的夫妻，我深深地明白他，向从来没有一件事可以使他慌乱。

“是个大将之才，临危不乱！”我有时也这样嘲笑他。

碰到这样的事情，没个人好商量，实在更加气愤。

难道作父亲的人只要赚钱养家，就算尽了一切责任吗？

我打消唤醒他的念头，决定自己来办这件事。

天色差不多白了，我还没想到应该怎样处理。而回忆昨晚尤喧和贝丝的谈话，又使我止不住血液的奔行。

养个儿子，百般照顾他、爱护他，几乎是由他随心所欲。而他却动我的念头，偷我的香水，还想偷钱、偷首饰去当！

想到他每回问我所配戴的首饰价钱，便感到寒冷。原来他是早就怀有贼心，我还当宝贝的疼爱他。想来真令人痛心！

使我不明白的是，他要那么多钱去买什么？零用钱每月又少不了他的。

忽然，他和贝丝的话又闪入我脑中：

“我不是请你吸过几次？”

“最好是也能拿一点钱，我的粮快断了！”

吸？粮？我全身一颤！联想到报上特大字的标题：瘾君子！我几乎瘫痪下去！

尤暄走上了这一步吗？

回想近日的种种：他抽屉内乳白色的药粉、他食欲大减、双眼乏神、眼瞳浮大、说话有时明显地情绪不稳定。

这些加上昨夜的谈话，几乎可以肯定他已染上毒瘾！

实在一千一百万个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家呢？我们经济良好，孩子要什么都不缺，我们……

呵！孩子，你太使我失望了，你为什么与我所盼望你走的路背道而驰呢！

我好似患着疟疾的人，一寒一热，万分难受地等着天亮。

忠信去公司以前，看我脸色苍白，关心地说：

“还是再看一次医生吧！”

他提起看医生，我倒记起尤暄的病来了。昨天因为忙，忙过后又气，一直没有注意他，好象他晚饭没吃就去睡了。平日习惯早起的，今天又不见起床。

我扶着疼痛欲裂的头，走进他们房里。

一时焦急，忘了敲门，推门就走进去，尤暄坐在桌上。一股燃烧味在房里弥漫着。

见我进来，尤暄慌乱起立，手里拿着一张泊纸，桌上一包乳白色的白粉。

我走近他桌边，他紧张地转回身，想收起白粉。

血液在我身上急速地奔流，气在我胸口阻塞着，我冲前两

步，一举手，抢过那些白粉，往窗外洒去，又夺过他手里的报纸，桌上的火柴，通通丢到窗外。

再回转身，我出力地在他脸上来回捋着。

这一刹那，我不再当他是我的儿子，我为付出的爱心感到愤怒，我受了最大最深的骗，我……

我终于无力地跌在地上。

尤暄呆若木鸡，一动也不动地站立着。

“妈妈！”尤暄蹲到我身边，扶起我。

他的手好烫。

我走到楼下，把前后的门都用新的锁头锁上。我要把尤暄这个不肖子禁起来。

因为怕尤暄偷我的东西出去，我整日，镇坐在家，中午不睡觉，也不带尤暄给医生看。

下午，尤暄从楼上走下来，象一个大病初愈的人，走路摇摇晃晃，双眼泛红，神情虚弱而可怖。

“给我出去！给我出去！”他不断哀求着。

我不愿再看到他的面孔，走回楼上，反锁房门。

一夜无眠，又是病后虚弱，加上激动后的疲乏，躺到床上，不久就入眠，直到几声大叫的声音吵醒我。

开了房门出来，发觉声音来自两处。

楼下尤暄在拼力摇撼铁门，口里叫嚷着。

另外，一个呻吟声在冲凉房里传出。



“妈妈，你疲倦了，先回去吧！”

尤暄躺在白色的病床上，以微弱的声音告诉我。



他头上的伤口已经缝好了，白色的纱布围在额上，显得更为可怜。

昨天，当我走进冲凉房，他斜倒在浴盆内，头靠在水喉上，血流满身。

送他到医院时，他已经近于昏迷。

到今天早上，护士才准许我和他说话。

“怎么你会跌到这样？”

“哥哥推我。”

“他为什么推你？”

“妈妈去房里后，他来向我要锁匙开门，我说我没有，他把我拉起来，推到冲凉房去，开了水喉，把我按着淋冷水。”

“你不会挣开？”

话出口，才觉得是多余的，尤晖软弱的个性，瘦削无力的体格，怎么推得开尤暄呢？

“他的力很大，象发狂似的。我越来越冷，最后忍不住，想站起来，他用力一推，我一阵疼痛，便再也无力站起来了。”

尤暄白得象纸的面孔，使我入眼心酸，如果不是我们做父母的忽视了对尤暄的教育，他是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的。

反覆思量，过去我们是错了！

“妈妈，哥哥从小就这样坏吗？”尤晖问。这是他第一次形容哥哥坏。

尤暄从小就是暴戾蛮横的。只是我们总认为他年纪小，长大了就会循入正轨。那时候他是尤家上下盼望了整整九年才得到的第一个宝贝，婆婆恨不得把自己的肉割给他吃；忠信在孩子弥月时大宴亲友；我呢，初为人母，自是把蕴藏着的爱都转注在尤暄身上。

而今，而今这份爱落入深渊，换来的是噬心的痛苦！

接连几天，回到家都看不到尤暄的影子，医生又告诉我尤暄的感冒转为肺炎，恐怕还得在医院多住一些时候。

我的心情坏极了，偏偏忠信还来火上加油

“你这个做母亲的是怎么做的？人在家里，却让孩子闹出这样的事？”

孩子出事，单是我一个人的错吗？他为什么平日不管管孩子的言行？

结婚廿几年，他从未对我疾言厉色，今日居然扳着面孔高声恶气。

我不能忍受！我自己已经够难过了，他还这么责怪我？从前当我责罚尤暄，他不是还跟我吵过吗？

现在怪起我一个人来了！

人生真没意思！结了婚就把一生金色的年华贡献给家庭，生儿养女，不停地操作，孩子长大了，有成就的话自立门户去，至多在你死后，别人替你在报上登个“教子有方”的挽词。这又何济于生前的生活？

若不幸养个无能或败德的孩子，自己不但伤心、失望，所有责任还一齐被推到肩上来。

唉，人生，人生！

下午，尤暄竟意外地回家来。

我没理会他，他走过来问我：

“爸爸不在吗？我去公司找不到他。”

“你回来做什么？”我不看他一眼。

“跟爸爸拿钱！”

冷冷地抛下这句话。他又傲然上楼。

我怒目盯视他的背影，心里产生无比的愤怒。他把尤晖折磨成那样子，回到家来一句也没问，还是要钱！

钱，钱！他脑里除了钱外，连一丝人性亲情都没有。

我想起前几天报上的一篇文章，有个母亲，因受儿子贩毒所累，被控上法庭，判监七年。

那篇文章说：毒氛弥漫，做家长的，都有一份责任，防止儿女与毒品结缘，否则，不论明知或一无所知，家长都难辞其咎。

难辞其咎？我想是的。

我毅然站起来，打电话到警局去。



“哥哥被抓去验尿，是你通知警方的？”

尤晖出院回到家，得知尤暄被控上法庭，第一句便这么问我。

我默默地点头。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和忠信问我的一样，不同的是，忠信愤怒，尤晖哀伤。

“你不认为我做得对吗？”

我也回答得与回忠信的一样。

“也许，我们可以改造他，让他自新。”

尤晖是善良的，在受到这样的伤害后，还能心平气和为哥哥着想。

我没有他的宽大。因此，当忠信暴怒地叫着：

“你让我丢脸，现在朋友们都知道我有个吸毒的儿子，将来人们也会说：你家有个坐牢的儿子！你说，我还有脸吗？”

“你没有脸是活该！谁叫你不尽教导的责任？”

经过这场变故，我也变得尖酸无情了。

“你真的疼爱哥哥吗？”尤晖又问。

没想到尤晖会这么问我，心内一痛。我忆起有一天当我坐在尤晖的病床边，我竟希望躺在床上的是尤暄，如果顽劣的是尤晖，我可以有更充足的理由表示不喜爱他。可是尤晖毕竟比尤暄善良温驯得多。难道这是天意？

“报上的新闻赞你是个好母亲，你觉得怎样？”尤晖注视着我。

这句“你觉得怎样？”听来很刺耳，显然地，尤晖因为我报警对付自己的儿子，对我反感。他的话明显地含有敌意。

“我觉得难过！我当然也象你爸爸所说的：丢脸！可是我宁可丢脸，也不愿意看尤暄毁灭！你们要怎样看待我，尽管请便！”

气愤地说完，心里反而觉得好过一点。

尤暄验尿后，证实尿里有毒品的成分，被法庭判监十五个月。

我希望十五个月后，当他从戒毒所出来，开始新的人生。

短暂的过客

朝云还未走到家门口，就觉得今晚家里的气氛有些不同。

平日电视声开得那么响，几个儿女争争闹闹的声音，连楼下都可以听得见。而今晚是怎么了？静悄悄的。

她拉开门走进屋里，发现女儿爱香独自坐在沙发上。

“妈，——”

“他们呢？到哪儿去？”

他们，包括读中二的大儿子，小六的二女儿，和小四的小儿子，还有，他们的父亲。

“电视机坏了！”爱香答非所问。

朝云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

“电视机坏了，你不会去叫人来修呀？还要跟我讲，我一天工作十四小时，回到家还得理你们大大小小的事！”

“我怎么知道要去哪里叫？”

做女儿的早憋了一肚闷气，你辛苦，我不辛苦呀？那几个小鬼，除了吃饭，就是吵闹，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现在好好的节目，偏偏做到一半，电视又坏了！

“问你父亲呀！他到哪儿去？”

“不知道！还没有回来！”

“哦，他还没有回来？”

爱香只点了点头。

“那，弟弟他们呢？又跑到哪里去？”

“不知道。”

一连两个不知道，朝云的火上来了，含愠地说：

“问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在家是做什么的？”

“他们要出去，我有什么办法？又不会有人告诉我！”

“你不会问呀？亏你还是做大姐！”

“做大姐就这样衰！要煮饭，要洗碗，还要理他们！我才不要做大姐！”

又好气又好笑的，朝云吩咐女儿：

“去找他们回来！”

“噯呀！不用找啦，他们自己一定会回来的，又不是不认识路！”

“死查某，懒得要死！”

“妈，去叫人来修修电视机啦！”

“这么夜，鬼来？”

“没有电视，教人家做什么？”

“没有电视你就不会活啊？”

“讨厌！”爱香用力捶着沙发。

“讨厌？哼！不知死！没有饭吃才惨啊，没有电视看又不饿死。”

不饿死？就和饿死差不多了！我宁可少吃一膳饭，省些工夫煮。没有电视，家里的人又跑到光，我还不如饿死！

爱香闷闷地进去自己的房间。

朝云也懒得去理她，六点多出门，工作到现在，混身骨头都溶进肉里去，哪有精神理女儿这么多！

她收洗好带回的饭盒，又从饭锅里添了些饭，冷冷的，就和着桌上盘底的残菜吃。

下午，读书的去读书，上工的还没回。爱香倚在沙发上，看一本玄小佛的小说。

好笑！那个男孩怎么这样笨？给一个女孩子敲两下，头就开花？简直差劲到要死！还不如前天看的那本什么，什么潇潇雨的，女的打他一下，他也回打一下，最后罚他脚踩烂盘，开花流血，看他下次还敢？

不过，这样的男孩也不好，以后我才不要嫁这种人！我还是喜欢那种有时凶一点，有时又迁就我的男孩，……

“咯，咯咯……”

“谁？”

“我！”一个年青男人的声音。

“不买啦！”

“你不买什么？”

“不管你什么，我都不买！”

“我什么都不卖，你要不要让我进来！”门外人边笑边说。

爱香不理他，拿了书回去房间。这种推销员最讨厌！开始就说什么都不卖。等说上几句话后，还不是又叫人买东西？

“喂！我不是卖东西的！”门外又喊又敲。

“告——诉——你！不买就是不买！送我都不要！”爱香气了，从床上站起来，朝窗口大叫。

“好！是你不开门的！以后电视机坏了，不要再打电话叫人修！”对方不甘示弱，也拉开喉咙大叫，同时提脚就走。

“喂，喂！慢点，你说你是修理电视的人？”

爱香跳下床，冲到门口，一把拉开门，头探出去：

“嗨！你是修理电视的？”

“怎么？不见啦？”

男孩转回身，瘦瘦高高，苍白的脸一片不高兴。

“我不知道嘛！是我妈妈叫你来的？”

“我不知道嘛！是我老板叫我来的！”对方学着她的语气说。

爱香嘻地笑出声，这个男孩很有趣！

她打开门，让那个男孩进来。

“你家里只有你一个人？”男孩问。

摊摊两手，她做出个无奈的表情：

“有什么办法，我又没有工作！”

“象你这样聪明的女孩子，为什么没有工作？”

“你要请呀？”

“我可以介绍。”

“好啊，几时？”

男孩不答她，把电视机翻过来，从背后拆开板盖，一面检查一面说：

“一个人在家一定很寂寞，你怎么留得住？”

“留不住也要留，考试不及格嘛！”

“中四？”

“嗯！”

“你叫什么名？”

“余爱香。”

“爱香，爱香！”

“你呢？”

“张贵生。”

“你可以介绍什么工作给我？”

“你想做什么工作？”



“不要太辛苦的。”

“我给你找找看。”

“喂，这个电视今天可以修得好吗？”

“要换点零件，明天下午我再拿来。”

“今天做好它不可以吗？我要看。”

“明天才可以做好。明天下午你家里有人在吗？”

“我罗！”

“只有你一个？”

“就是啦！你今天又不替我修好电视。我今晚又没得看了！”
爱香满肚不高兴。

“我请你喝茶，好不好？算是赔偿你没有电视看的损失。”

“喝茶？”爱香犹豫一会，觉得有个人谈天也不错，何况这个男孩还相当有趣。“好吧！”



小小的单房式组屋里，几样家具单薄得好象随时会散开。
床上有两个人，瘦的是张贵生，胖的是余爱香。

贵生点了支烟，深深吸两口，递到爱香唇边，她摇摇头，推开了。

“吸吸看，味道不错！”

“不要！吸了头晕晕。”

“再试一次，这回不晕了。”

“我想回家了，快六点，家里没人煮饭！”

“急什么？那天你六点半才回家，你爸爸也还没回来。不要理他们，等下才回。”

“我妈妈回来，知道我没有煮饭，会给她骂死的！”

“怕她做什么！你这样大了，应该有自由。她再管你，就不要回去！看她怎样！”

“不回去怎么可以？我又没有地方去。”

“来我这边住好了。”

“不行！”

“你为什么这样固执？一点都不听我的话。”贵生有些生气，两眼瞪着爱香说。

“妈妈会骂。”

“你就怕她骂？你走了，她去骂墙壁？你看，她要是爱你，就不会不理你，整天让你一个人在家，又煮饭又扫地，好象工人。”

爱香不开口，可是神色表露出一股不满。

贵生看准了这一点，又接着说下去：

“什么工都好过在家里煮饭，而且别的工还有工钱，你妈妈给过你工钱没有？”

她摇摇头，嘴唇抿得紧紧。

“你看！她哪里是爱你？她根本是把你当免费工人。”

贵生丢了烟蒂，手绕到爱香背后，把她紧搂着，低声问她：

“你跟我在一起两个月了，快乐吗？”

爱香俯伏在他怀里，轻轻点了点头。

“我很怕失去你，你愿意一直跟我在一起吗？”

爱香又点了点头。

“告诉我，你爱谁？我，还是你妈妈？”

她用手指点点他的胸，算是回答。

“那不要回去，好吗？”

她一动也不动，手指停在他胸前。

“你不答应？”他有些不高兴，推开她，板起他的脸。

“你要和我结婚吗？”她答非所问。

“当然要，我又不想一辈子做寡佬。”

她瞪着两只眼睛，怔怔地看着他。

“我要娶你，你嫁我吗？”

“你去问我妈妈。”

“呸！我又不是要娶你妈妈，干吗问她！”

“我才十七岁，没有妈妈同意，怎可以结婚？”

“要结就结，还要别人同意做什么？”

“你让我想几天，我才告诉你，好吗？”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说着，他拉了床边的衣，走下床。

倒是她有些急了，惶惶然跟着下床，问他：“生气啦？”

“有什么好气？你不嫁我，女孩子大把呢！”他扣上钮扣，不在乎地说。

眼泪在她眼睛里游着，她咬了咬下唇，半晌，嗫嚅着说：

“我回去问妈妈，我想她一定同意的。我们可以先去注册。”

“注册？”贵生叫起来：“现在什么时代了？结婚还要注册？”

“那——”爱香愣住，她不明白贵生的意思。

“你不要回去，一直住在我这里，不是和结婚一样吗？”

贵生又走上前，搂住爱香。

“以后，我们的孩子呢？”

“孩子？谁要孩子？”

“啊？你不要孩子？我，我已经……”

“傻瓜才要孩子！嫌命长？”

“可是，我已经有了！”

“你？有了？不是我的吧？”

“你说什么？你没有良心，人家什么都让你，听你，你说不是你的？”爱香扯住他的肩膀，哭叫着。

“去打掉。”贵生轻描淡写，他拂开肩膀上爱香的手，象拂开一片尘埃。



余爱香一天天地胖起来，衣服紧得不可以穿，她就拿她妈妈的衣来穿。

朝云年青的时候，也是长得胖敦敦的，结婚后，怀了孕，别人一直看不出她的肚子，所以她的衣服永远是宽宽松松。

女儿近来老穿她的衣，她不觉得奇怪，还以为她留在家几个月，逐渐改变了爱美的习惯。

爱香自从那天离开贵生的住处后，又再去过几次，每次都是眼红红的回来。后来，受不了贵生冷淡的态度，她只好答应他，等打胎后，离开家里和他一起住，算是结婚。

她最后一次到贵生住的地方，已经怀了五个月孕，那天，是他们约好去找医生堕胎的。

她敲了许久门，没有人应。她以为贵生睡着了，又一直敲下去。直到隔壁一个女人开门出来：

“你找谁？敲门敲到这样大声，人家都给你吵死了！”

“我找张贵生，你知道他在吗？”

“哦！就是那个脸白白，身材瘦瘦，头发长过女人的男人？”她的眼睛含着一丝嘲笑。

“他出去了吗？”

“哼！出去？给‘马打’捉去啦！”

“警察？”爱香疑惑地，“他，为什么被抓去？”

“好笑！你不知道吗？你以前不是常常来？”

“你看过我？”

“看过！他带过很多女人来，有时是一大群男的女的，有时又一天换一个，你是来最多次的一个。我天天都在家，哪里不知道！”女人得意地笑着。

“警察抓他做什么？”

“他不是吸毒的吗？”女人看她一眼，又问：“你没有吸过呀？”

爱香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住，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贵生会给警察抓去。

她茫然地走出那条又脏又暗的走廊，背后那个女人自言自语地说：

“慧查某！自己寻死路！”

爱香没有回她。她自己回家去，也没有再去给医生打胎。现在没有人陪她去，自己不会也不敢去找医生。她不知道要怎么办，只想一天过一天算了，反正家里的人谁也没有问她。



星期天，朝云没有工作，那么巧，爱香就在这一天跌倒。

“妈！姐姐在楼梯那边跌倒，她流很多血呢！”念小六的爱花，匆匆跑到门口，对母亲大喊。

朝云奔到屋外，在楼梯口看到女儿，慌忙把她拉起来：

“跌到哪里了？”

爱香的脸一片苍白，手抚腹部，连声哼着。

“很痛吗？那里痛？”

看见女儿站都站不起来，做母亲的开始心慌。

朝云扶了女儿进屋后，过了好一会，爱香还是不断嚷着痛。

“去楼下叫一辆‘的士’！”朝云吩咐爱花。

“那个死鬼！天天不见鬼影，现在出了事，也没有人帮忙！”

她半扶半抱着爱香，嘴里恨恨地叨念。

当她们来到医院，爱香立刻就被护士用轮椅推进急诊室里。

朝云在外面一直等得很心急，担心着女儿不知受了多重的伤。

过了好一会，她看到爱香躺在床上，被护士推向另一个手术室。

“医生，请问我女儿的伤怎么样了？要紧吗？”朝云迎向那位穿白外套的男士。

“你的女儿没有受伤呵！”医生说。

“她不是流了很多血吗？”朝云疑惑了。

“哦，那不是受伤，她是要生产。”医生笑笑。

“什么？你说——她要生孩子？”

朝云的眼睛瞪得大大，她怀疑自己的听觉有毛病。

“是呵！日子差不多了！”

“日子差不多了？”朝云喃喃跟着念。忽然她问医生：“你有看错没有？她真的要生孩子？她还没有嫁人，你知道吗？”

“她是真的要生孩子。你不信的话，等着好了！她生了以后，护士会让你去看婴儿。”

医生说了，便匆匆走开。

留下朝云，象给人硬塞下一粒煮熟的鸡蛋在胸口，闷得不舒服。

爱香是几时怀的孕？她不是天天晚上都在家的吗？

她什么也没有改变，除了时常借穿她的宽松衣服外，还是以前那样呀！一定要说有的话，也只是胖一点而已。

朝云努力想从印象中找出爱香怀孕的迹象，可是一点也寻不出，她对女儿，知道的那么少，少得可惨！

“恭喜你呵，余太太！你的女儿生了一个儿子。”一个护士走过来对朝云说。

猛然地，朝云象被打了一棍，口张得大大的，刚才那粒被塞下的鸡蛋要吐又吐不出。

她，只好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去迎接那突如其来的孙子。



“阿香，怎么孩子一直哭不停？”

“我哪里知道？我又不懂！”

爱香把孩子带回家后，孩子日夜不分，不断地啼哭，喝奶也喝得很少，一两安士的奶，常常要喂上半个多钟头。

朝云为了这个孩子，三天两日的放下工作，不是照顾他，就是带他去给医生检查。

看看两个月过去，孩子不但情形没有好转，身体的发育还更令人担心，他的头奇大，双眼往上吊，看上去完全不象正常的孩子，就是哭，也哭得不宏亮！

经过医生多次检查后，朝云被介绍带孩子到脑部专科医生那儿去。

一趟，两趟，去了再去，时间和车费不断地流去，朝云越来越忧心。

最后一次去，专科医生象宣判死刑地说：

“这孩子没有用了！他的头这么大，是因为里面有水——”

“医生，可以抽掉水吗？”朝云抱着一丝希望急急地问。

医生摇摇头，说：

“不能！”

“那，他长大了也是这样吗？”

“他即使能长大，也是没有用！但我想，他是很难医的，不容易长大！”

“你是说，这孩子长不大？”朝云的泪要滴出来了。

虽然这孩子长得不美，但两个多月的照顾，总有一份割舍不开的亲情。

“很难。”医生又摇头。

朝云觉得，医生再摇一次头，就好象把她的希望摇落。

“这孩子的父亲，是不是吸过白粉的？”医生问。

“我，我不知道！”

自己连孩子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又怎能告诉医生，他没有吸毒？

回家途中，她抱着孙子，看着想着，这条可怜的小生命，他不久就会消失，他只是到人间来做个短暂的过客，是谁让他来的？

又是雨季

风在吹，雨在洒，我已在这里来回走了整个晚上。斯明，你呢？你在哪里？

你从来没有逾时不回家，但是，今夜你去了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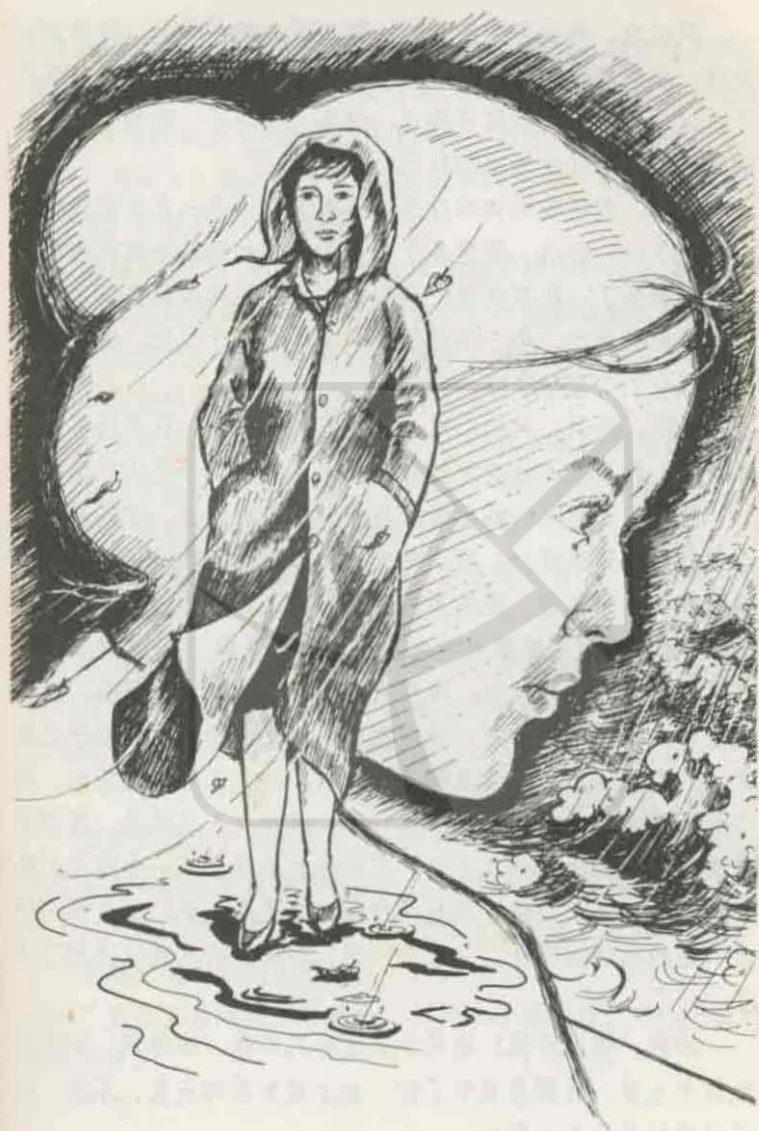
平日下班的时候，你总是准时地出现在家门口，三年了，整整三年，你从未把我丢下自己去寻乐。而昨晚，等了你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饭菜热了冷，冷了再热，依然不见你的踪影。好几次，我走到窗前去望，想看看你那辆深红色的车子到了没有；也有好几次，远远一团红色的影子疾驶而来，我欣喜的以为是你。我心里的一个好消息要等着让你知道，让你惊喜。车子一辆辆地过去，没有一辆停下来，心头翳塞，“过尽千帆皆不是”的失望令我有些恨你。

打电话找遍你所有朋友同事的家，没有人知道你的去处，你的同事阿生告诉我，今天他没见到你去工厂上班。这一天整夜的时间，你去了哪里？斯明！

我饭也没吃，心里不停地担忧，你的母亲，脸色好比烧焦的锅底，又黑又臭，走过来骂人，走过去诅咒，我知道她很心急，但是也不应该一直咒骂呀！她疼儿子，我就不爱丈夫吗？

询问过所有医院和警察局，知道你没有意外或车祸，比较放了心，却还是安定不下来，你，去了哪里？

不理你母亲的咒骂，我冒雨出来，毫无头绪的，我茫茫然，不知要去哪里找你。



风很急，雨也下得很大，一颗颗雨珠落在脸上，打得皮肤发痛。我想起下午去诊疗所，医生对我讲的话：“你以前流产了两次，都是因为情绪不稳定，现在又怀孕了，恐怕有习惯性的反应，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斯明，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件事，你不是一直希望我替你生个孩子吗？你说，家里多了个孩子，我和妈都会有新的精神寄托，也多了一些事情做。我知道你以下还有些话要说，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你一定想说：“有了个孩子以后，你们都忙了，再也不会常常争吵。”

是吗，斯明？你的心意，其实我是明白的，只是妈常常无理取闹，我实在不是有意让你夹在中间为难，不是的，斯明！

象昨晚，她明明就摆着要与我过不去的神情，你知道，我近来老是感到很疲倦，我不想吃，只盼望能多睡一点。她却偏偏没事找事叫我做，现在离新年还那么久，才不过是农历十月罢了，她就要我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洗刷，往年这些事情，总要等到十二月才做的，现在来做不是太早也太无谓吗？我告诉她过一些日子再做吧，她便摆出一副恶家姑的面孔朝我狠狠骂：“死人样！生到这么懒又要嫁人，成天赖在床上装娇，也不知阿明是怎么瞎眼才娶了你！哼！满街女人多的是，随便闭着眼拉一个都比你强几千倍，怎样拖也不应该拖一个嫁没人要的烂货，这也不会做，那也不肯做，去死会不会？脸皮厚得好象马路的柏油加石子，一层又一层，会害臊的早就钻进地下去了……”

斯明，你评评理！她凭什么这样咒骂我、侮辱我？她不过比我大七岁，只因为我嫁了你，她才成为我的长辈，不然，我又认得她是什么人呀！

越想越气，禁不住也回敬了她几句：“哼，我嫁没人要，现在你的儿子不是要了我？象你呀，十六岁便忙着嫁人，生了个儿子，丈夫就不要你！自己没有人爱，倒妒忌起别人！”

“衰女人，你这衰女人，无父无母没教养的臭娼！我是谁，你是谁？你对我讲这样的话？”

她披头散发，如鬼嚎般地向我直冲而来，而你偏在这时回家，她当然揪着你鼻涕眼泪一齐流了，一边数说她怎样千辛万苦地把你养大，一边又骂我目无尊长。接下去，怪你不孝她，放纵我和她吵架，有了妻子便忘了母亲……

你当时呆呆地站着，任她揪打，任她数落，我气你懦弱无能，我讨厌你愚忠愚孝，连个妻子都不会保护，还要说你多爱我！哼，爱我？我看你爱你母亲才是真的！

我没有想到我才骂了你几句，你就那么生气，但是你可知道我也生气呢？

嫁给你三年，你母亲找我麻烦一千零九十天，你从来没有为我说句话，难道在她面前，你就没有公道，你就变成哑巴？我几时希望婚后的生活是这样的？……

“阿嫂，这样夜了，你在这里一直走来走去要做什么？”

我伏在堤上，心酸难禁。一位中年人身穿雨衣，过来问我。他看看我的脸，又望望海面上，也许他以为我要跳下去？他说夜了，其实是天快亮了。这个人又为什么在这里逗着呢？

我看着他，默默无语。

“有什么事回去好好商量，不要这样想不开。”他严肃而关注地说。

“我——”

“回去吧，不要傻了。”

“谢谢你，我不是傻人的。”

我艰涩地告诉他。但是我真的不傻吗？我不傻，就不会答应斯明的求婚；我不傻，又怎会改变独身的主义，嫁给比自己小十一岁的男人？何况斯明还有个比我大七岁，顽固、刻薄、又长气的母亲？

错，一切都是错！原以为自己聪明了卅几年，这一辈子就会明智下去，谁知到头来还是情感的诱惑毁了宁静的生活！

如果，那回斯明向我求婚时，我肯坚持到底的拒绝他，也许就不会把生活扭转成这么糟。可是，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爱他爱得这么炽烈，这么死心塌地。禁不住他的热吻和哀求，竟不顾一切地答应了他。



“你去哪里？你死去了哪里？丈夫不见了，你还有心出去游乐、浪荡？早就知道你这个臭查某不是好货！”

我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前，任她尽情咒骂。淋湿的头发，一绺绺地垂贴在额头、脸颊上，脸上湿漉漉的水珠还在往下淌，也不知道是泪还是雨。只觉得心头难过。

她还在不停地咒骂，只是我已疲乏得没有力气和她争执。回家的目的，是想看看斯明回来了没有。而房里枕席依旧，斯明，你真的不回来了吗？

躺在床上，无论怎么自我镇定，昨晚一宵无眠的疲劳还是无法投入梦中。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好象在宣泄几个月干燥所积压的闷气。越听越烦，这恼人的声音到底有个完没有？

那一年，也是雨季，有个下午从小坡的电发院洗了头发出来，天正飘着细细的雨，在走廊盼了许久，盼不到雨停，迎头

却见他朝我微笑。那个笑容，无端端地使我心内一震，赶忙别过头去，假装看雨停了没有。

雨一丝丝地下着，好象根本没有停的意思。呆立在那儿又很不是味道。忽然下了决心，走出去。只要过了那道桥，便可上走廊，好过和陌生异性呆呆地对立着。

老天就是喜欢恶作剧。明明是一丝丝的小雨，我一走出去，马上就下得越来越大。才一下子，吹干的头发又湿了。

心里虽是懊恼，却不甘心走回去。淋吧，就让它淋湿好了！

“喂！”

一辆红色轿车停在我身旁，接着车门打开了，里面的人探出一个头，高声叫着：“嗨！进来！”

是他，那个使我心跳的家伙！

凭什么让他载我？偏不坐进去！别以为凡是女人都怕雨淋，我就是不怕！

我不睬他，继续往前走。

“喂！下雨呵，我送你一程！”

回头看他一眼，忽然觉得好笑，对我喊下雨呵，自己的头却在车窗外任雨淋。

“嗨，你笑什么？下这么大的雨，不进来，当心回去病了！”他还在喊，雨珠从他脸上流进他的口里去。

这个陌生人真是的，我即使被雨淋病了，又关他什么事？后面来了几辆车，对他大掀喇叭。

“喂，快点，快点上来！”

瞧他一脸焦急模样，不忍再拂他一番好意，我坐进了他的车。

一踏油门，车子疾射向前。

“看你，头发都淋湿了。你好像是个不懂得自我照顾的人。”

“你就会照顾自己呀？还不是一样象落汤鸡！”

“都是为了你呀！”他笑笑，若无其事地说。

这句话又令我心内一震！这家伙，怎么尽说些使人不好意思的话？

那次在雨中的结识就如一道序幕，开始了我们新的生命。

本来，我们的婚姻会是很美满的。年龄的差距实际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阻碍；相反的，他的热诚和坦直，加上年青人特有的活力，使我觉得日子象浪潮般的活跃、轻快。我庆幸，以前没有轻易地运用结婚的权利。而今，我得到最快乐的归宿。

我从来不担心将来的容貌衰退和心理悬殊的问题，斯明也一样不理睬这些。

他说过，我们现在过得很快乐，为什么要想将来那些渺茫的事？有几个人的现在是他们以前所预算得到的？

他说的，和我想的，都是那么吻合。只要我们彼此的心意互相沟通，还管他以后的什么容貌、心理问题呢！

听人家说过，任何一件最美丽的事，都会有点缺憾。我是不在乎有点缺憾的，那也许会使美丽的事更甜蜜。不是吗，你看睡公主，她沉睡了那么多年，最后还有个年青俊美的王子来吻醒她。有这样的代价，小小的缺憾又算什么呢。

我的缺憾，应该是在婚前就知道了，却绝没有想到，她比女巫的咒语更能伤害我。

当我答应斯明的求婚后，他带我去见他母亲，还没有去之前，我本能地有些害怕，担心会受到阻挠或冷落。

“傻瓜！别怕。妈妈不会为难你的。她很爱我，一定也会象爱我一样地爱你。”

斯明紧搂我的肩，轻轻地安慰我。

尽管他这样说，我还是有些犹疑。

“嗨，走呀！怕什么，丑媳妇迟早都得见公婆呀！”

“好，你说我丑，我不去了。”

本来就有些担心，他这一取笑，我趁机撒赖。

“你是真的很丑嘛！”他俯过身来，在我耳边笑着说：“丑得令我非娶你不可。”

“油嘴！”我笑着要打他。

“你跟我去，我让你打到够。”他一跳闪开了。

“不行，你要给我打到够我才去。”我故意为难。

“打够了，你就去呵，一言为定！”他紧瞪着我。

我不停地朝他身上、腿上捶打着，他抿着嘴唇死忍，哎哟一声都没有，直捶打得我手痛，心也痛了，他依然坚忍着。最后，我举起手掌朝他脸上作势掴去。

他还是一动也不动，准备挨这一掴。

手掌临拍上他的脸，心有不忍，又改而想轻抚他，不意指甲竟划着他的左颊。

“呜！”他轻呼出声，手抚脸颊。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管你是有意还是失手，现在跟我去见妈妈了吧！”他以胜利者的微笑，催我去。



“妈，我给你介绍我的女朋友。萍，来，这是我的妈妈，她是我好朋友，萧咏萍，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斯明的妈妈穿着一身唐装，身裁矮小，目光锐利，看她那整

齐的装扮，平削的双颊，两片坚毅而略带冷意的嘴唇，就知道是个精细而挑剔的女人。

她半晌没出声，静静地对我打量了一会，又吸了两口烟，慢慢地转动身子，双腿交迭，头往后微扬，徐徐喷出刚吸进口里的烟雾，这才缓缓地问道：

“萧小姐，你今年几岁？”

我心里一沉，没想到她第一句话就问我的年纪。我想，她是看得出我比斯明大的。她这么问，是什么含意呢？

“妈，咏萍卅三岁。”斯明见我出不了声，代我回答。

她又打量了我一眼，口里不经意地说：

“唔，卅三岁，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后面一句是照斯明刚才向她介绍时说的，听起来有几分讽刺意味。

我有点不好受地看了斯明一眼。他一点也不自觉地，对我笑着说：

“萍，你和妈妈谈谈吧，我去换件衣服。”

说完，走开了。

“伯母……”

“萧小姐，别客气！我和你年纪差不多呢！”她有意无意地露了个微笑。

给她这么一说，我的话打住了。心头一阵猛烧，委屈得想哭。

斯明很快就换了衣服出来，见我们都沉默着，笑着打趣我：

“萍，你是最会说话的，怎么见了妈妈，都不开口啦？”

我朝他瞪了一眼，眼泪直想冒出来。

“亚明，你脸上那来的一画？”斯明母亲的眼睛的确够锐

利，连那么一小痕，她都清楚地看到。

“我，”斯明摸摸左颊，看了我一眼，干笑几声，说：“大概是碰到的。”

“碰到？”她森寒的目光朝我一射，语带弦音地说：“我想不是吧？看去倒象给野猫野狐的爪钩到的。”

又一阵猛烧！她根本就有意折辱我。

“妈说笑了，哪有什么野猫野狐？”斯明笨头笨脑，一点都不知道她有意刺人。

“怎么没有，我就看过一些，以前你父亲就是让野狐给抓去的。阿明呀，你将来要找个老婆，千万要找个象样点的。”

“斯明，我有点头痛，想回去了。”我站起来说。

“噯，别这么快想走，今晚在这里吃了饭再回去。”斯明急急地拦住我。

“我们这里粗菜淡饭的，萧小姐哪会吃得下呢？”他的母亲说着话，人倒先站了起来。

“我要回了。”

我坚决地，没有留给他再加挽留的余步，拿起手袋便朝外面走去。

现在想来，也觉得有些奇怪，那样不愉快的初次会面，气都把我气死了，怎么还会嫁给他？

斯明也的确可怜，为了要达成和我结婚的愿望，两面受罪。我一向都以为，一个女人如果要结婚，就要得到有保障的婚姻，不然，做个老处女不是更好？他要我向他的母亲低声下气是绝对办不到的事！结婚是寻找快乐，又不是找罪受！我干吗要看那个讨厌又和我并不相干的女人的脸色？如果斯明不是她的独子，我还不允许和她同住呢？

那时候，她又反对这桩婚事反对得很激烈，还曾经指天誓地地告诉斯明：“你要和她结婚，便不要回来！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斯明为了这件事，痛苦了好久，也有一个时期真的不回家。

我多么希望他从此不要回去，让我们在外面组织一个快乐的小天地。那讨厌而令人憎恨的妇人，除了尖酸刻薄的说些伤害人的话，又能给我们的婚姻带来什么好处？

如果要来个现代孝子竞赛，斯明一定可以进入决赛圈。他在外面呆了几天，又偷偷瞒着我去看他的母亲。

也不知他们母子以什么方法妥协的，她居然答应让我们结婚，婚后和她一起住。

我也懒得去盘问斯明这些事；反正可以结婚就是了。其他问题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了！和她住在一起，正好少做些家事。



“萍，妈妈说你日常对她很无礼，叫也不叫她一声。”

婚后不久，有一天斯明脸色凝重地对我说。

和他在一起这样久，向来只有他看我的脸色，从没让我看过他的脸色。而现在，为了他的母亲，竟破例起来了？这以后还有多少令我难受的事要发生？

我勃然大怒，尖声问道：“好呵！才多久的时间，你们母子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了！你说，我怎么对她无礼法？”

“唉呀，你喊这样大声做什么？”

“我不大声行吗？你们是两个人，我却孤独无依呀！”

“轻声点，让人听了倒象是我们在吵嘴，不好听哩！”

“这本来就是你要和我吵的嘛！还怕什么好听不好听。”

“我不是和你吵，只不过问问你一句话而已，为什么你就这样生气了？”

“我要会生气的话，早就给你母亲气死了！”

“一家人，有事情商量商量就是了，何必闹得不愉快呢？”

“哼！你看她是个可以商量的人吗？还有你，眼里心里就只有母亲，没有我！早知道要这样，又为什么娶我？”

越想越觉得委屈伤心，禁不住泪水如流。

“喂，好了，好了，不要哭！喂，不要哭嘛，你知道我心里多么难受。”

“你难受我就开心呀？每天听人家的冷言冷语，你都不知道，还帮着别人骂我。”

“我哪有骂你呀，好啦，好啦，别哭了！算我错，算我不对！好不好？”

“我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

“为什么你还要问这个问题？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吗？萍，别胡思乱想了，我永远是属于你的。”

忽然有了一丝胜利的感觉，我得意地扬扬下颌，对他说：

“斯明，我们搬出去外面住好不好？”

他象给我这突然提出的问题吓呆了，怔怔地瞪视着我。

“嗯，你刚刚还说爱我的嘛！”我拼命摇他的手臂。

“我想，我想，……”

“哼！我知道你是不肯的啦！你放心不下她，是不是？”

“萍，究竟她是我的母亲，我是她唯一的儿子。我离开了她，她依靠谁呢？”

我默默不出一语。多少次了，就是说不动他搬出去。他看

来象很爱我，有时态度又硬得好似石头。

“其实，大家住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好。她是长辈，你看见她，叫一声不就可以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要我叫她？你知道她以什么态度对待我吗？以前我每回叫她，她总是爱理不理，打从鼻孔哼一声就算是回答。斯明，如果你叫人，人家也这样对待你，你高兴吗？再也叫得出口吗？”

“无论怎样，她究竟是长辈呀！你就让一点吧！”

长辈？想起第一次见她时，我称她伯母，她嘲讽地说：“我们年纪差不多呀！”我的火气就更大了。

“让她，让她，我为什么要让她？你为什么不叫她让我？她是人，我也是人呀！”

“大家都让，就没事了。”

“好呀，那你立刻去告诉她，叫她以后让我，不准找我的麻烦。”

“这，这不用讲了吧。”

“不行，你说过大家都让的。去，你现在就去跟她讲。最好叫她以后闭上她的大嘴，应该闭嘴的时候，不要乱开口。”

“斯明，斯明！你居然给你的老婆在我背后乱骂我，你还是人不是？”

她象阴魂地，不知打哪里忽然冒出来，站在房门口就对斯明破口大骂。

“我还以为生个儿子有得指望呀！原来给鬼迷了心窍，忘了从小把你抚养大的老娘。早就说过，这个衰娼是狐狸精，把人迷得连母亲都不要了。”

“斯明，你听！她这不是在骂我吗？你怎么不给我评评理呀？斯明，你说话嘛！”

“我要把你小小就捏死了，今天就不用给你激死！好好一个人，娶个妖精似的臭查某，整个人就连魂都交给她！还亏我辛辛苦苦养你栽培你！简直是没人性的东西！”

“妈……”

“不要叫我！我不是你的母亲，我也没有你这样忘本的儿子！”她声高色厉，看起来就象个女鬼。

“妈，您听我说……”

“说，有什么好说？娶了老婆不要老娘，背后两人议论来计算我、咒骂我。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死了更干净！”说着说着，她竟哭了起来。哼！这女人，跟儿子撒赖啦！

“妈，您不要这样，我…我是您的儿子，再怎么说，也…也不敢对您不敬，您…您不要生气。”

哼！真看不惯斯明那付哭丧脸，死没出息！现在什么时代了，还死抱着“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滥调。

“除非我是泥塑木雕的，才没有气！”

那胸前一起一伏的喘气，鬼才知道是真是假，也亏得斯明涕泪交流的连连认不是，就差没有杀身以谢罪！



已经两天了，斯明还没有回来。

去警局报案，警长似乎不相信我的丈夫才廿五岁，再三问我讲错没有。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世俗的人都要以年龄和门户来局限爱情？

回到家里，草草地料理些家务，斯明的妈妈从早上就没开过口。她的心一定也与我一样沉重。

她默默地坐了很久，不断地吸烟，我在她斜对面坐下来。彼此都没有出声。

我看着她，忽然发觉，这两天她变得苍老憔悴。以往梳得光亮整齐的头发，这时一丝丝散乱在额前。她平削的脸颊似乎显得更无色、更瘦削了。她默默坐着，烟雾一口口地从口里吸了进去又喷出来，神情和我第一回见到她时大为迥异。那时她的头是仰着的，现在，她锐利的眼睛不再有光亮，她的脸是无精打采的一片，这个女人，说来也有些可怜，十六岁结婚，生了儿子后，便劳燕分飞，守着活寡，把儿子辛辛苦苦养大。

那种母兼父职的滋味，一定很不好受，换做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真难为她，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外面有脚步声传来。

是斯明回来了吧？

我兴奋地冲向门口，却与她在门槛边互撞了一下。

一个人影从屋边走过去。不是斯明。

我们又各自回坐到椅上。

刚才，她怎么也跑得这样快？从来没想到她也有这样的快动作。

她又在猛吸香烟。这一会功夫，烟灰缸里的烟蒂又堆高了一些。

她现在看来，该是可怜，而不是可厌的。奇怪，我们怎么吵了又吵？

这一次，斯明回来后，我一定向他保证，我愿意和她好好的相处，我会敬她、爱她。只要斯明回来！

“咏萍，去吃点东西，有孕的人不可以挨饿。”

一直沉默着的她，突然向我抛来这句话。

我愣住了！她怎么关心起我来了？这淡淡的两句话，使我感动得想哭！

我顺从地站起来，到厨房去弄点吃的东西。

结婚三年，她没有对我关心过，我自认也从未如此温婉。这些和平的迹象却发生在斯明失踪之后，迟了吗？

我懊悔，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和家姑搞好关系，为什么要和她锣鼓相对？如果我们早一点懂得互相关怀、迁就，斯明就不会失踪了。

他迟不失踪早不失踪，在我和家姑争吵后的第二天失踪，一定是感到万分的心灰意冷，他可能是出去避几天。

其实，我早就明白他夹在当中的不好受，多少次他求我和家姑计较，我总是把一股怒火洒在他身上，为什么我从没想到他的痛苦？为什么我没有想到他会有出走的一天？

时常闹事的是我们，痛苦的是他。他受不了左右夹攻，走了！我们现在又得了什么？除了共同的担忧，便只有后悔、后悔、后悔！……

斯明，当你再回来的时候，我要带给你两项好消息：你将要当爸爸了；你也不会再听到我和妈妈争吵了。我保证，我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一定的。

以后我要好好地和妈妈相处，我也要让你得到过往失去的家庭快乐，做你的好妻子，使你幸福。回来呵，斯明！

做好了两碗面，我端一碗到前厅去，对家姑说：

“妈，您先吃一点吧，别吸太多烟了。斯明他也许出去几天，就会回来的。”

外面一阵急促脚步声传来。

我来不及把面放下，捧着急往门口走去。

不是斯明。我黯然转回头。

“请问，这里是尤斯明的住家吗？”

啊，是穿制服的警察，我暗感心惊。

“尤斯明现正在中央医院急救室中，你是他的家属吗？请马上到中央医院去。”

这突然而来的消息，震得我心碎神伤！中央医院急救室中，他，他发生了什么事？

“斯明他，他怎样了？”

我六神无主，惊惶失措地不知要如何应付这突来的事。耳中听到妈在问。

“他在旅馆中服下毒药，生命危急，现正急救中。请你们快去。”

“当啷！”手里捧的面掉到地上去。

我再也听不到什么，耳中只不停地响着生命危急、生命危急……

噢，天呵！你要保佑保佑斯明，让他活下去呀！

斯明，斯明，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失去了你，我还有什么？你说过永远是属于我的，你不能离开我，你是属于我的！斯明！

我的嘶喊，我的后悔，不断的泪水，和极力的哭叫，都没能挽回斯明的生命，甚至让他为我多活一刻。只是最后的一瞥，还来不及向他说一句话，他就合上了眼，斯明，斯明，你真够忍心，你就这么地离开我，连让我说句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斯明！

斯明去后，我在医院住了几天，流产了！我的心已被斯明去世的哀伤填得满满，再也挤不进一点一滴的痛苦，流产，对

我产生不了什么作用，斯明一去，整个世界在我眼中都变得灰白了，我已经不再属于我。

几天后，警方送来四封遗书，两封给他的朋友，一封给妈，一封给我。

亚生把斯明给他的遗书给我看，里面这样写着：

亚生：

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要让你知道：世上最痛苦的事，就是和两个你最爱的人在一起而又得不到快乐。

我的婚姻生活，相信你会知道，本来，我希望结婚后有个快乐幸福的家庭，但人算不如天算，事与愿违，我的家每天都跟战场差不多，我的妻子怪我没用，不爱她；我的母亲骂我不是人，不孝顺她，你说，我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她们不知道，我心中最爱的就是她们，但我不能舍其一呀，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终生伴侣，我要哪个多一点呢？

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我只有离开这个令我烦恼的世界，也许我这样做是愚蠢的，但除此外，我又能做什么呢？

最后的希望，但愿世间不会再有像我这样不幸的人！

斯明绝笔

外面又在下雨，雨丝从窗口打进来，那一年的雨季，我在雨中认识了斯明，今年的雨季，我在雨中失去了斯明，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抖着手，我重新读着他留给我的遗书：

我最亲爱的萍：

三年的相处，我从你那儿得到最大的快乐，也在你我婚姻中受到很深的打击。我不怪你，真的不怪你，你是我最爱最爱的人，只怪我自己没有用，不能化解你和我妈之间的误会。

还记得我俩在雨中认识的那一天吗？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十二月七号。那天，当你坐上我的车，浑身湿得好象落汤鸡。以后，你不可以这样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你要懂得自我珍重！知道吗？千万千万记得！

我就要去了，你不要为我悲伤，永远记得：我还是深深的爱着你！

离开你是很不得已，也是很不愿意的事，打从第一次看见你，我的感情就不能从你身上收复，我爱你！我盼望和你快快乐乐地过一生，但是，我失败了！你，你怪我吗？

我现在很痛苦，我已经饮下一杯从厂里带出来的水杨酸，我很快就要去了！你千万要替我珍重，我去后，但愿你全得到快乐！

萍，萍，我爱你，爱你！以后，不要再在雨中行走，要替我珍重！

永别了！我最爱的萍。

属于你的
斯明绝笔

可怜的斯明！他临去还忘不了嘱我珍重。呵！他对我情深似海，我亏负他的，太多太多了！斯明，你可知道，我也一样爱你！

雨还在下，夺窗而入的雨滴越来越大，洒在我脸上，凉凉的，水珠沿着我的脸颊，流到我嘴唇上——今年的雨季，雨水怎么是咸咸的？



迟升的太阳

“秀苹，你给我泡杯咖啡，喝了我要去租罗厘，过几天有份工，可以做好几个月。”

“几个月后呢？又怎样？”秀苹翻着眼问。

“做完了再找嘛。听说，这次的工资不坏，载一车红土，有六块半，一天可以载好几车，那又是个山坡，要做地下停车场，土要载相当久才完。”

“哼！几个月，几个月，有今天没有明天。也不知是几世积恶才得来的。”

秀苹喃喃地唠叨，往后面泡咖啡去。

“小清，来，爸爸抱你。”

那本来呆在厅的角落头的小孩，听了爸爸的招呼，阴悒呆滞的小脸上浮出一线喜悦，钻进爸爸的怀里。

“小清乖，小清要吃什么？告诉爸爸，等一下爸爸买回来。”

孩子没有回答，清瘦的脸上，两颗乌溜溜的眼睛瞪着父亲，嘴边露出要笑不笑的表情。

“说啊，嗯？要吃什么？糖？苹果？还是什么？”

那双乌黑粗糙的大手，轻轻地摸着孩子头上柔软的短发。

孩子的手抚弄着父亲衬衣上的钮扣，还是一直不出声。

做父亲的忽然长长地叹了口气，放下孩子，走去厨房。

“秀苹，你每天没事，不要只顾打牌，应该照顾照顾孩子，你看小清，越来越瘦，脸色黄黄的，前个星期，不是叫你带他

给医生检查吗？”

“小孩子瘦些有什么关系，我小时候比他现在更瘦，还不是一样长大？偏是你的孩子就宝贝？”

“你总是这么说，瘦些不要紧，可是你看，快四岁了，连话也不会讲，成日呆呆的，这样下去怎么可以？”

“小孩子呀，天生地养，你顾虑那么多做什么？我的侄女，她到了五岁才讲话，现在还不是伶牙俐齿？”

“嘘！嘘！”

门外探进半张脸，是隔壁的强嫂。

秀苹象迎进一室阳光，高兴地跑到门口，“什么事？叫好了没有？”

“阿明嫂可以来，阿英说要下午才可以。”强嫂放轻声音，悄悄地说。

“哦，是强嫂呀，这么早，有什么事吗？”

赖发端着一杯咖啡，站在厨房门口。

“没…没…没什么，我是想跟发嫂借一点酱油。”

“借酱油？煮些什么啊？”

“阿强吃鸡蛋用的。”

“阿强吃鸡蛋？他不是从来不喜欢吃鸡蛋的吗？”

“哎，不是，不是阿强，是小强。”

“秀苹，你看强嫂多会照顾孩子呀！你下午也带孩子去给医生看，一个女人，不理家，不带孩子，根本就不象话！”

赖发绷着面孔，眼睛望向强嫂，这几句话倒象是说给她听的。

“好啦，好啦！你要念几次？”秀苹瞪了丈夫一眼。

“发嫂，我走了！”

“喂，喂，强嫂，你不是要借酱油吗？”

赖发朝着门外叫。然后，摇摇头，发出一声冷哼，低声说：“这女人！”

秀革冷冷地瞪了丈夫一眼。

“告诉你几次了，这个女人，不要和她来往，你偏不听，好好的家不理，孩子不看，一天到晚打牌，打牌！哼！祖宗十八代倒了霉，才娶她这种女人！”

“人家犯了你呀？这么骂人？”

“她就是犯了我！”赖发的音调提高了，“都是你，天天和她混在一起，孩子有毛病，也不带去给医生检查，就只懂得打牌，你也差不多和她一样！”

“喂！你说话可得小心点！你这算什么意思？你说我和她一样，是不是你家祖宗十八代也倒了霉才娶我？是不是？是不是？”

“看你这个样子！啧，啧！”赖发摇摇头，“变了，变了！”

“哼！你没变？你好？一早起来，就找事情骂人！我是欠了你的债，扒了你家的坟，才嫁给你呢！驾罗厘，载红土，你又赚了多少钱，给我享什么福？我当年随便嫁一个都比你好千倍万倍！”

赖发一怔，脸上瞬息数变，忽青忽白忽红，眼睛的光芒时暴时隐，双肩微微耸动，良久，叹了口气，摸摸呆站在墙边的孩子的头，开了门，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一直走到电梯旁边，看看没有人，赖发才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随着赖发沉重的脚步离去，强嫂又出现在赖家门口。

“哎呀！发嫂，不是我说你，你阿发叔也太不象样了，这么凶做什么！看我那个，我不发脾气，他的耳朵就该摸摸的，

还轮到他大声？男人呀！贱骨头！你不治他，他就把你踏在脚下。”

“他个子那么大，如果惹火了他，我倒真怕他打哩！”

“怕什么？他一碰你，你就把家里什么东西都摔掉，看他心疼不疼，再给他吵闹个不停，说要去福利部告他，看他怕不怕！男人最爱面子，你这么一搞，他不怕你才怪！”

“原来你有两手，怪不得强叔服服贴贴啦！”

“死鬼！又扯到我身上来了！”强嫂的脸上，开着得意的花朵。

“好啦，不谈这些气人的话了。阿明嫂和阿英几时可以来？”

“阿英要下午才有空。”

“不要理她，去叫阿明嫂和她的邻居，那个胖胖的，她上次来，不是输了七十多块吗？”

“对，对，叫她来，赢她一些。”强嫂眉开眼笑，几乎手舞足蹈起来。

“这么决定啦，你去叫她们早一点来，最好现在就开始。”

“你不带阿清给医生看？”

“看什么鬼医生？人不是好好的，嫌钱多，送给医生买吃风楼、大汽车？”

“是呀！还是你明白！钱要是多了，等会儿输一些给我，我请你吃榴梿。”

“你这个鬼！真是大吉利市！你才输呢！”



从早上十点，到现在三点半，小清一直被关在厅里角落头的婴儿床里。

这中间，只有在中午下来吃过半小碗稀粥。好几回，他想爬出围得高高的栏杆，冲出这家中的牢狱。可是，只要腿一伸，就被一阵咒骂声淹过来，腿上更是被狠狠地拍了几下。

桌边的四个女人，经过五个多钟头的苦战，精神还是挺好的。除了要吃牌时，被人碰去而发出几句唠叨外，她们都乐在其中。

发嫂今天的牌风很好，手气也顺，赢了不少钱，这一回拿的是一手好牌，地上吃出二张索子，手上清一色，听二五索满贯，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小清喊着要小便，要妈妈抱他出来。

“等下啦。”发嫂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只顾瞪着各人出牌。

上家的阿明嫂，打出两张索子后，看看形势不对，便不再拆牌，而打出那留待闭门的死张，下家的胖女人，正在做牌，专等上家有剩余的索子下来。对面家拿的是付烂牌，十三不搭，聪明的强嫂，更是一张活牌都不放，只跟着人家打，跟到没牌好跟，便算准那些牌没人要，开对来打。

发嫂等了好一会，不见有索子下来，摸到生张，又怕打出去给人胡掉，真是又紧张，又焦急。

床内的小清，憋了一泡尿，不住地喊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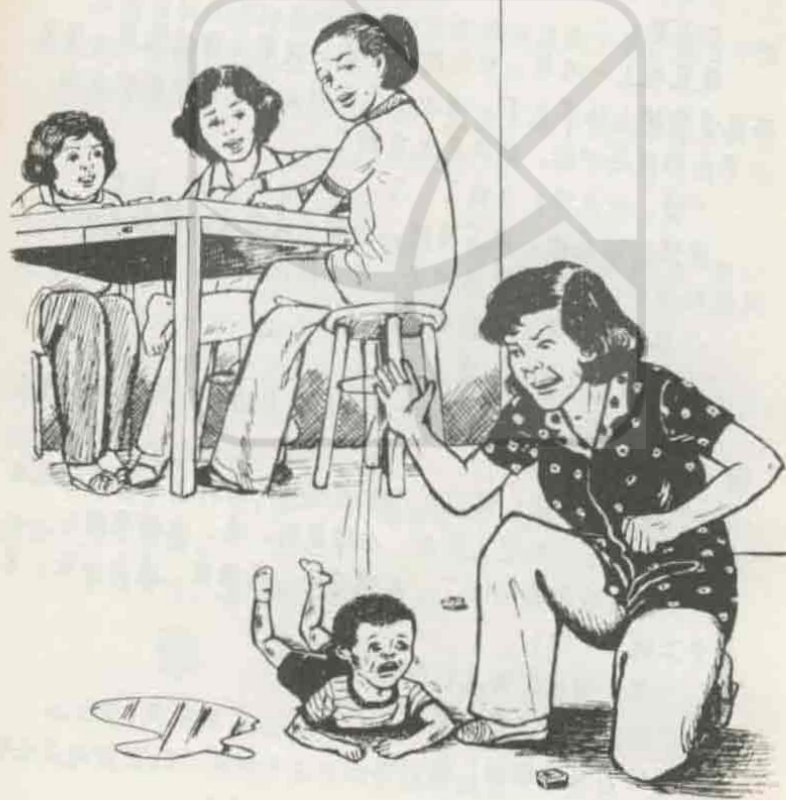
“要下来，要下来，小便，小便！”

发嫂被他喊得心烦意乱，发躁地咒骂个不停。又怕孩子真个忍不住了，把尿撒在床内，那不是给自己找事做？

这二五索是死了吗？怎的一支都不见出来？她心里暗自嘀咕着，把牌盖了，走到床边。

“衰鬼！我一打牌，你就鬼叫一样，吵个不停！讨债仔！”

说完，啪的一声，往孩子瘦小的腿上抽了个结实，顿时，



象盖了个红手印，五个手指，长长短短，清清楚楚，一点也不含糊。

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你还哭？去死！”

象老鹰抓小鸡，那个细小的身子由床上被吊起来，再凌空被掼到地上。

那泡忍了许久的尿，终因这一掼，撒了出来。

“喂，七万你要不要？”阿明嫂问。

“不要！”

看见地上一滩尿，发嫂怒不可遏，口里不停地咒骂，手又在孩子的腿上抽了几下，刚才那个掌印，已被新来的迭上去，分不出那只是中指，那只是无名指了。

“喂，快点嘛！几点了？”

发嫂走回桌边，抓了张牌，一看不是索子，便丢了下去，又抓起孩子，给他换了件裤子，又丢进床内去。

“三索要不要？”强嫂又问。

“什么？三索？三索，我胡！”

放下孩子，旋风似的转个身，到了桌边，即把盖着的牌全翻了开来——

“清一色平胡！满贯！”她得意地笑着。儿子的这泡尿真是撒得好极了，难怪人家说，水即是财，哈，水确是财！

三人的脸色都凝结了。本来就是一家独赢，这么一来，又是十二块八，咳！

“嘿！慢点，慢点！你胡什么？”

“噢，你叫二五索呵！”

“哈，食碴糊啦！包！包。”

“还好！吓了我一跳，还以为又要输十二块八。”

“现在不但不用出，还有得拿哩！哈哈！”

她们三个乐得什么似的。发嫂的脸部变得很难看。由喜悦而为愕然，由愕然转到急怒。这是怎么搞得？明明叫二五索，怎么忘了？鬼迷心窍，三索也拿来胡？咳，卅八块四拿不到，还得倒付卅八块四，真是行衰运，活见鬼！都是这个鬼东西，什么时候不好小便，偏偏在这时？哼，卅八块四，卅八块四，一来一去七十多块！咳！这鬼东西！

发嫂狠狠地扔掉那手牌，有几粒跳到桌底下去。她弯下腰拾起来，顺便又打了孩子几下。

孩子痛了半天，刚刚好一会，又捱了几下，忍不住号啕哭起来。

“衰鬼，衰鬼！害人精。”

发嫂咬牙切齿地骂，手上拇食二指，在孩子的腿上一捏一扭，仿佛要在他身上找回七十多块钱。

孩子被她一扭，痛得哭得更凶了。

“再哭，都是给你哭衰的！”巨灵掌作势又要盖下，孩子吓得俯下身，把脸埋在枕上低声呜咽，小小的身子一耸一耸，光着的腿，掌纹错杂，红成一团。

“好啦，快打吧，孩子又不帮你看牌，错了打他做什么？”胖女人皱了皱眉。

“要打快打，五点我要回去煮饭。”



五点多，牌局散了，发嫂由赢七十多块变成倒输五十多块。胖女人满载而归，乐得什么似的。强嫂也输了卅几块，心有不

甘，约胖女人明天再来打过。

傍晚，赖发回家，脸色比出去时好多了。

“今天有带小清看医生吗？”

“看什么鬼医生？人好好的，嫌钱多啦，是不是？”秀苹没好声气地说，一把锅铲，在镬里搅得当当作响，大概连楼下也听得到。

“唉呀！你为什么这样不会想？孩子现在有病不医，以后不是更麻烦吗？”

“他哪有病？你有病才是真的！神经病！”

“你胡说什么？存心咒我吗？”

“没见过这样的男人，长气得要死，家务、孩子，你都要管！”

“你如果尽责，那还轮到我长气？”

“我哪点不尽责？什么时候你回来要你煮饭给我吃了？”

“你讲理不讲理？我来煮饭，谁去载土？”

“也不过驾一辆罗厘罢了，神气什么？”

“我神气？倒霉倒差不多！”

“你要后悔，现在还来得及！”

“你说什么话？”

“你不是说倒霉吗？那现在要离婚还可以嘛！”

“没有想到你会说这种话。”

“唉！”赖发叹口气，躺在房里的床上吸烟。家有悍妻，真是人生的大不幸！多少年来，不论赚多赚少，总是全交给她去分配，甚至自己要零用，还得向她伸手，而现在，连离婚两字都挂在口边讲了。唉，人生，是这样的吗？赖发忍不住又用手背擦擦眼角。

吃晚饭时，小清对着饭碗呆呆地发怔，小嘴儿闭得紧紧的，

什么也不肯吃。赖发把他抱在身上，摸摸他的头。

“为什么又不吃啦，小清？”

“鬼东西！整天就会装样子给人看！”

“从没见过象你这样的母亲，自己的孩子，一点也不疼爱，动不动就打骂……”

“你疼他，你以后带他跟在罗厘后面好了！”

赖发把筷子重重地搁在桌上，说：“你完全不象是有心肝的人！你，你变得太多了！”

说完，把小清抱了站起来，离开饭桌，突然，他看到小清腿上的红手印——

“谁打的？是谁打成这样？”

赖发看着妻子，见她默默地吃饭，一声不出，便转向儿子：

“小清，谁打你了？告诉爸爸！”

忧悵的小脸，望了爸爸许久，又怯怯地朝妈妈看看，秀苹恰好抬起头来，四目交投，她瞪了他一眼。小清突然伏在爸爸肩上，哇的一声哭出来。

赖发默默地抱着孩子，回到房里，父子两人，躺在床上，抚着孩子瘦小的身子，他心里不明白，亲情应是来自肺腑的，本来，不应该有其他的东两能够取代，而妻子，为什么爱麻将更胜于孩子呢？那十三张冷冰冰的牌，比得上孩子的笑脸和娇语吗？麻将，什么时候都打得，孩子转眼就长大，以后，再要陪伴他，他也不要了，那份稚情，再也追不回，找不到……



医务室内，赖发抱着小清，仓皇地听医生说：

“你的孩子，胃里长了东西，需要开刀。”

“开刀？长东西？怎么会呢？”赖发喃喃地说。

“你的孩子脸色很古怪，别的孩子，在这个年龄里，都是活蹦乱跳的，你这个孩子，不出声也不走动，看来竟象个忧悒的老头子！”

“我这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老是不爱讲话。”

“你们大概对他太严了吧？看他的腿上，又红又紫，实在太忍心了，孩子还小嘛，做什么要这样责打他？”

“我……”

赖发痛苦地低下头去，他实在说不出来，家丑不宜外扬，妻恶如虎，人生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推测，你的孩子是由于长时期得不到照顾，进食的时间也没一定，精神更受到重大的摧残，胃里的分泌液失去平衡，以至产生了现在这个问题。”

“医生，请问，这样会危险吗？”

“我不能肯定地告诉你，不过还是去割除它最好。”

“能不能不割，只吃药就好呢？”

“吃药只能维持他一段短时期的食欲，根除不了。”

赖发怔住了。

“我写封介绍信给你，你到中央医院去，医生会替你的孩子动手术。”



“孩子，孩子，你为什么这样不幸？世上千千万万个妈妈，你怎地投胎在你母亲怀里！？”

赖发抱着孩子离开医务所，心情很沉重，妻子完全不理孩子，自己又要上工，小清谁看呢？

赖发不想回家，他有满肚子的难受。抱着小清，在外面转了两转，发觉没地方可去，忽然想起另一个工友，就住在不远处，便带小清去找他。

男人跟女人一样，苦闷的时候，总想找个人诉诉，目的不是为了谁是谁非，而是泄泄心里的气。

一踏进朋友的家，一种宁静安怡的感觉便紧紧吸住赖发。朋友在欣赏电视节目，桌边有瓶啤酒，杯子旁边是碟炸牛肉丸。他的太太拿一本儿童故事书，正在讲给两个孩子听，一见有客人来，笑意盈盈地招呼，一面又奉上一杯茶给赖发，然后才和蔼地拉着小清的手，叫他也坐下来听故事。

“今天怎么想到出来跑了？”

看他们家里的气氛这么柔和，赖发想发的牢骚，再也发不出来了。

“明天开始工作啦，今天不是就带孩子出来跑跑罗。”

“听说这次去载的人很多，大概可以载很久吧！”

“唔，好象会有三十几车去。”

“不过，那条路不大好走。载出来的地方，路又窄又弯，人多车也多，驾的时候恐怕需要十二分精神。”

“不过工钱倒是比别地方高了一点。”

“高是高些，可也是血汗钱。听说这次的泥是载去填一块低地，那条路上回我走过，凹凸不平，两边都是大树，又有水沟，路又弯又有凹洞，稍一不留神，很容易出事。”

“不会有事啦，罗厘驾了这么多年，闭着眼睛都不会有事。”

“那里可以这样说，你要想呵，从早上六点出门，驾到晚上七点多。星期天，假日都没有休息，几个星期下来，不累才怪！”

“你好像越老越没胆！”赖发开了他一个玩笑。

“当然罗，现在有妻有儿，怎么可以不珍惜生命？”

“那你以前为谁而活？”朋友的太太笑着问了丈夫一句。

“为，为希望。”

“哈哈……”

三个人的笑声，两种不同的情绪，赖发的笑，带些苦涩。



“碰！”

“讨厌！我的手一动，你就碰！”

“我有一对的嘛，怎能不碰？除非不想胡，等着还钱！”

“你也是特别爱碰掉人家的牌啦！”

“难道麻将枱上还有象公路上那种忍让精神吗？”

“本来嘛，一坐在麻将桌边，不是你死，便是我死，要我死，还不如给你死！”

“原来你这么毒！”

“我只是口毒，手毒的才算厉害！”

“哗，这话有骨头！”

“是西刀鱼！”

“不管你什么鱼，我平胡！四块来，四块来！”

“发嫂，昨晚你们又吵架啦？”强嫂一边洗牌，一边问。

“还不是那回事！”发嫂的洗牌技术最好，三几下就是十八筒。

“怎么，你那个不给你打牌呵？”胖女人最迟钝，常显得手忙脚乱，偏又最爱知道人家的隐私。

“打牌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只打半天，而且做完事情才打，

算好罗！我爸爸说呵，他年青的时候，视牌如命，有一次，在理发店剪头发，剪到一半，另一边还没剪，有一个朋友跑进店里找他，说是三缺一，要他马上就去。你猜，他怎么说？”阿明嫂说到这里，故意停下来，望着牌友。

“难道连头都不剃？”

“哈，就是这样，他一听，立刻拉掉围在颈上的白布，对剃头师父说：明天再剪，就跑了出去。”

“那个头不是很难看罗？”

“难看倒不难看，就是一边有头发，一边没有，你不知道，他还是习惯剪光头的，那才是好笑呢！”

“我爸爸打牌的瘾头恐怕也不比你爸爸小，卅年前，那时我和妈妈还在唐山，爸爸到南洋工作，妈妈写了好多信，要爸爸‘做字’（申请）给我们来。后来爸爸，喂，碰，碰！”

“你实在毒！三筒是边张，我现在只好等抢杠了。”发嫂举着一二筒说。

“你爸爸后来怎样了？”胖女人打出一张牌，又问。

强嫂接着说：“我爸爸很好赌，准字申请到了以后，他竟把买船票的钱输光，结果搞到进退两难。”

“那你们怎么来的？”

“还得归功表叔，他借钱给我爸爸买船票。”

“感谢令表叔，要不然今天我们可要三缺一。”

“不缺，不缺，现在流行三脚麻将，才够刺激呢！”

“说起赌呵，我就想起从前听过一个故事：在一个小镇里，有个‘大狗’的妻子，最爱赌三张，每回‘马打’抓人，一见到她，便挡在门口，嘴里叫人不要跑，看见她冲出来，又装没看见地放了…嘿，胡了，胡了！”

“慢点，我也胡！”

“闹壁鬼！”胖女人嘟哝着说。

“咳，倒屎，西风啦！”

“而后面的人呀，全都不放过。”胖女人连牌都懒得洗，扫到面前，便迭起来。

“要是我，被抓到‘马打厝’，一定告那‘马打’一状。”

“好戏在后头哩，有一次新年，一大群人围在一棵树下，就赌起来，那‘大狗’的妻子也蹲在人群中。”

“没有人看水？”

“有，不过拿了钱就走，还管你什么‘马打不马打’。不巧，那天刚来了个新的‘马打’，他一来就喊：别动，别动！”

“一个‘马打’要怎么抓这样多个？”

“那种小地方，人们看见马打，脚都吓软了，不都站着等他一个个抓吗！只有大狗的妻子，她每次漏网漏惯了，这一次照样站起来就走，那个——白板，碰！包红中呵！”

胖女人紧张起来了，停了说下去。

“后来呢？有走掉吗？”

“那个新‘马打’认得她，冲上前去，一手揪住她胸前的衣服，忽然大狗的妻子大叫起来，等着被抓的人也大笑，原来她的前襟敞开了，她一时又羞又气，急得天寿短命，一直骂个不停。”

“怎么不一巴掌给他？”

“岂止一巴掌！她诬告他调戏她，那个‘大狗’气得直跳，马上把他撤职，还给了他一个罪名，调戏上司之妻！”

“没有人去作证吗？”

“谁敢说实话？而且一说出来，不论赌的看的，都要罚钱。”

“早知道，好赌的就该去嫁‘大狗’。”

“现在时代不同罗，谁敢卖账？罪加一等！”

“横竖打麻将不抓的，只要有钱就行了！”

“北风！”

“打完这圈，不打罗！”胖女人说。

“再打四圈嘛，还早哩！”

“不可以，我今晚另外有一场！”

“原来你还是红牌！”

“我的牌张不高，当然红嘛！”

“牌张不高的人才厉害，你看她好象不会打，等被砍了头，才知道她的手段高。”

“其实，厉害的可怕的，还是那张嘴，砍了你的头，还赞你聪明、使得！”

强嫂的嘴确是比什么都厉害。



赖发带着孩子回来，朋友家的欢怡气氛并没使他开朗起来，相反的，他更气闷，他准备跟妻子狠狠地吵一架。

两个人的脸都很黑，谁也不开口，几天来，彼此都在斗气。

吃饭的时候，秀苹故意把碗筷重重地顿在饭桌上，她在向赖发示威。她准备等他发脾气，这样才有理由和他吵架。果然

“不甘愿是吗？去打牌好了！”赖发瞪着眼说。

“我打牌关你屁事？你凭什么管我？”秀苹仰着头，嘴角微牵地高声说。

“凭你是我的妻子，凭你是孩子的妈妈！”

“嫁给你就这么倒霉呵？”

“你认为倒霉，另外去嫁好了！”

“你以为我没人要呵？我找给你看！”

“我根本就不要看！你有本事，尽管去好了！这种妻子，有等于没有！孩子有病，不理不睬，只会打牌，你一点人性都没有，天底下有哪个母亲和你一样？”赖发的声音猛敲着墙壁。

“你一直说孩子有病，你又不是医生，你怎知道？”秀苹斜睨着赖发，“不过是找题目骂我罢了！”

“骂你？打你都可以！你可知道我今天带孩子去哪里？”

“鬼才理你们去哪里死！”

“我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他——”赖发由高吼转为哽咽。

“怎么样？”秀苹还是闲闲地问。

“胃里生东西。医生说要开刀。”

“哦！真的？”

“你当他是假的好了，横竖你要再嫁，而且也不在乎这个孩子。”赖发悲愤地说。

秀苹有些儿呆了，孩子的病真的这样严重吗？



清早，天还没亮，赖发便出去工作。

那是一个小山，地不大，可是要挖出很多泥土，三十几辆罗厘，排着等载泥。两辆挖泥机，隆隆作响，铲起一斗斗的泥，倒进罗厘的斗里。

赖发今天有些儿心不在焉，这几天，他驾着罗厘在路上飞驰，心里想的尽是儿子小清的病。他担心这唯一的孩子，他怕他的病不能治好。他又不能放下工作，整天陪他，这是一份工资优厚的差事，他必须趁这个时候多赚一点。

“叭！”

后面的罗厘按了一下喇叭，把他吓了一跳，原来前面的那车已经倒进了两斗泥，走了，轮到他的车时，赖发机械式地开了车上前，还在呆呆地想……

昨天，终于办好中央医院的手续，把小清送进儿科组。医生说，今天要开刀，想到开刀，赖发不禁担心起来，小清那瘦弱弱的身子，经得起这样的手术吗？

“阿发，你今天发什么癫啦？你不载，排到后面去，别阻碍我们。”

车笛声，叫骂声，打桩声；起重机、打桩机、铲泥机、几十辆罗厘的车声，想象中孩子的呻吟声，难以磨灭的妻子的咒骂声，轰得赖发的头要爆炸了！

他的车子在马路上飞驰，他的心也一直在担忧着，前后左右都是车子，他全都视若无睹，想的只是医院中躺着的孩子，他会不会醒过来？他的病能不能根治？

“嘟！”

他忘神地想着孩子，后面的车不耐烦地催促他。

一直到出了郊外，车子才少了，车笛声在他身后消失，这时，只听到自己的罗厘轮子磨擦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这条路很弯，起伏不平，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凹洞出现，平常走这条路的司机，都会加倍小心。赖发心乱如麻，一会想着孩子的病，一会又想着妻子秀苹的好赌如命，他自信在婚前已清楚地了解了秀苹，可是现在的她，完全与过去不同，那份纯朴、温柔，都留在四方城里。

一个人要变，是不需要多少时间的，也根本不必解释为什么。他不在乎妻子赌钱，如果他可以负担，如果她可以得到乐

趣，他是完全不在乎的，可是，他需要一份家庭的温暖，他要看到孩子健康、正常，他不要妻子的咒骂，冷冰冰，黑沉沉的脸孔，他……

“隆！”

赖发驾的车子，在一个起伏处，左轮陷入路面的凹洞，车身一震，车头微倾，抓着驾驶盘的手来不及紧握，高速行驶因那一顿，并没有全停下来，那余下的冲力仍然十分猛烈，车头一失去控制，急速地冲向左边的大水沟，撞在一株大树上。

刹那间，树倒，车倾，挡风镜碎了，人在一声大叫后，伏倒在驾驶盘上，晕了过去……



“护士，他危险吗？”

秀苹在医院中的手术室外，焦急地踱着，只是在短短的时间内，丈夫、孩子都留在医院里。

“现在还不知道。”护士面无表情地说。

秀苹等了两个钟头，才见医生穿着手术袍，走了出来。

赖发躺在床上，两个护士推着。

秀苹趋上前去，赖发的脸包扎着纱布，只露出鼻子和闭着的眼睛在外。

看到这种情形，秀苹不禁哭了起来。

“医生，他是不是很危险？”

“目前是不会，不过要看他的伤势的发展而定。他脸上的这些伤口，是玻璃割破的，都缝好了，不会有问题。他比较重的伤势是在胸口，这是车祸时，猛力的撞击下，他的胸口撞向驾驶盘所致。等吧，明天再看看他的情形。”

“医生——”秀苹叫住要离去的医生。

“还有什么事吗？”医生显得很疲乏。

“我可以去和他讲话吗？”

“他还没醒，你在这里等，等护士通知你。”

秀苹回到儿科组看小清。

小清的手臂上刺着一支针管，一瓶葡萄糖水挂在床前架上。他的小脸苍白得好象一团棉花，双目紧闭，全身覆在一张白色的被底，一动也不动，仿佛对这个世界不感兴趣。

秀苹呆坐在床前，一直瞪视着他，有个护士走来问她为什么不出去走走，或者去吃点东西。她只沉静地摇摇头，没有出声。

傍晚，小清醒来，躺在床上，毫无意识地微张着眼。

“小清，怎样，会痛吗？”

小清没有反应。

“小清，小清，我是妈妈，你会不会痛？”

小清看了看妈妈一眼。口唇吸噉着。

“你要什么？你说什么？”秀苹俯下身子问。

“水，喝水。”

一个护士走过走廊。

“护士，护士，我的孩子要喝水。”

“现在不可以喝。”

“小清乖，小清等一等，哦？”

“妈，痛。”

秀苹拉着孩子的一只手，不停地安慰孩子。

一个护士走过来，问：“你是伍秀苹吗？你的丈夫赖发醒来了，你可以去看他。”

“发，你怎样了？”

“胸口好痛，脸上是什么？为什么包着？”

“你的脸给玻璃割伤，缝了四十一针。”

“四十一针？”赖发无力地呢喃，“四十一针，……”

“不要难过，发。四十一针不算什么，只要你人好好。”

“小青呢？他怎样了？”

“小青已经醒来，会开口说要喝水了。你放心。”

“医生怎么说？没事吧？”

“你不要想着他，他不会有事的。我等下回家带一张躺椅来，今晚就在医院看他。”

“这边怎么可以睡？你回去睡了，明早再来吧。”

“不，我来这里看顾他。过去，我太不关心你们，以后，我要重新做起。你肯原谅我吗？”

赖发点点头，说：

“我以前说的都是一时的气话，你不要记在心上。”

泪水在秀苹的眼内打转了许久，终于流了下来。

赖发拉着她的手，低声说：

“不要哭！你哭了我心里更难过。过去的让它过去，不要再想了！”

护士走进来，对秀苹说：

“不要和他说太多话，他刚刚才醒过来。”

秀苹擦干了泪，说：

“你好好休息，不要担心小青，我明天早上再来看你。”

看着秀苹走出病房，赖发露了一丝安慰的微笑，疲乏地闭上眼睛。

老太太的烦恼

夜半惊魂

胡家，人口简单，一子一女，都已儿女成行。胡老头子早就入土为安，享不到儿孙福了。胡老太太虽然还健在，但说硬朗也不硬朗，三天两头地诉说这里有风，那里又痛，起初儿媳们还担心她是有些身体上的毛病，常嘘寒问暖的，后来看看这呼风唤痛的唠叨，似已成了老太太的习惯，渐渐地便也不再问了。

老太太有个怪毛病，她喜欢吃过晚饭早早就上床睡。到了夜里两三点，在床上翻两翻，就爬起来，绕着屋里各个角落走走，到每个人床边凝视一阵，走得累了，便坐回床上，抱着膝盖盖头，象催眠似的，发出一声声长长的低叹，那声音在夜半人静的时候，听得人毛骨悚然。家里的人常给她这种深夜低叹吓醒。尤其是两个小孙子。有时被吓得惊叫着逃回母亲房里去。

那一天，胡家长子郁白，终于向母亲诉说：

“妈，阿嬷常在半夜神经兮兮地唉唉叫，把人吓都给吓死了！”

“算了吧！老人家，有什么办法呢？”胡太太这样安慰儿子。

郁白无奈，只好默不出声走开去。

过不久，年中考试来了，郁白和妹妹郁菁，为了应付考试，

常温习功课到深夜。

这一晚，郁菁读完了笔记，看看快两点了，便对哥哥说：“睡了吧，快两点了。”

说完，她走到厨房后面的厕所去。由于是自己的家，一向走惯了，便懒得开灯。

走近厕所的时候，门虚掩着，郁菁伸手一推，蓦地——“唉——”

里面传来一声长而低的叹气声，声音凄凉哀怨。随着叹声，门被拉开，黑暗中只见里面立着个人影。

郁菁素来胆小，一时吓得尖叫连连，还没跑到妈妈房里，人已昏倒在门前。

“什么事？什么事？”

屋内的人都慌张地跑出来看。

“菁，菁，你怎么啦？”

胡太太扶着倒在地上的女儿，关切地问。

胡先生拿了风油，在女儿额头、人中的地方擦了又擦，郁白走到厨房后面，开了灯，看见婆婆呆呆地站在窗前，知道又是老太太闯的祸，便出声埋怨道：

“阿嬷，你怎么三更半夜不睡觉，老是吓人呢？”

“我哪是要吓你们，我大便大不出来嘛。”

“妈，我怕，我怕！”

郁菁醒了过来，抱着母亲的肩头哭喊。

胡太太看了看女儿，心痛地安慰她几句，回头对着丈夫不满地皱皱眉。胡先生无言地摇摇头。

这一夜，郁菁不断地喊怕，又说头痛得很，时不时还扁扁嘴要哭。一家人整夜都没睡。

到女儿家

第二天，胡先生打电话给妹妹宛琳，告诉她昨晚的事，并说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应付功课，请她带妈妈过去她家住几天。

宛琳一口答应了，当天就把妈妈接过去。

下午宛琳有个朋友来看她，当宛琳在倒汽水的时候，老太太说：

“我想喝一点。”

“妈，这是冷的，等一下你又说生风了，还是泡杯美禄喝吧。”

“乱乱讲，喝一点就生风，这么厉害？是仙药啦？”

老太太瞪着眼睛不服气地说。

宛琳不理她，迳自端了汽水招待客人。

她一走出厨房，老太太立刻从冰橱里拿出刚才倒剩的汽水，三口两口地喝着。喝完后，把瓶子搁回原来位置，独自嘟哝着：

“我就不相信，这一点点汽水喝了就会怎样。哼！没有的事。”

傍晚，宛琳在炒菜，老太太走到厨房里，对宛琳说：

“糟了，我大概是喝了一点汽水，背后有些痛，手臂也有些痒，你去找找看，看有些什么油可以给我擦一擦。”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叫你不要喝，你偏不听，看，现在好了，这里痛，那里风，还说哪会这样厉害，这不真的是仙药了吗？”

宛琳把锅铲在镬里炒得唧唧唧唧直响。

“这手痒得很哩，你就给我找找药油吧，不擦的话，明天恐怕会起红点哩。”

“你现在又怕了？不是说不会的吗？”

“我以后戒口，一定戒口。真的，真的！”

宛琳看看年老的母亲，瘦弱得象街边的电线杆，一阵大风吹来，怕要站不住脚；心里头有些儿不忍，便答应她替她去找点东西擦一擦。

吃饭的时候，老太太瞪着桌上的菜肴，什么也不吃，就只扒碗里的白饭。

“妈，你怎么不吃鱼？”

宛琳的丈夫育得，夹了一块鱼肉放在老太太碗里。

“不，不，我不吃鱼，不吃鱼。”

“没有骨的，你不要怕。”

“给孙儿吃，给孙儿吃。”老太太说话总喜欢重复着。

“那就吃些肉吧，这个不硬，你可以吃一些。”宛琳替母亲挟了些肉。

“不，不，你们吃，你们吃。”鱼和肉都被夹回盘内。老太太仍然扒着白饭。

“你这是怎么啦，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叫我们怎过意得去呢？”女儿皱着眉说。

“这些东西，吃了不知又会哪里痛，还是戒口好。”

“这怎么会呢？哎呀，该吃的你又不吃，叫你不要喝的，你又说不是仙药。”

“宛琳，妈不喜欢吃，便不要强迫她，让她吃些菜吧，也许比较容易消化。”

“菜？不可以吃！吃了会生风，我背后刚刚还在痛呢！”老太太很认真地说。

宛琳望了天花板一眼，低头照旧吃饭。

掉进大水沟里

清早，宛琳和育得还没起身，楼下门铃大响。

邻居平嫂在铁门外大声叫喊：

“何太太，何太太！”

宛琳从床上爬起来，眼带迷蒙地站在楼梯口。

“什么事？平嫂。”

“你家老太太跌进那条大水沟里啦！”

“什么？你说什么？我妈她——”

这个消息使她马上清醒过来，紧张地冲下楼梯，隔着铁门问：

“你说我妈掉进角头那条大水沟？”

“是呀，快去看她吧。”

“哦，天！”宛琳的手按在额上，脸吓得变了色，回头朝楼上大喊：

“育得，育——得，妈跌倒啦，她掉进大水沟里哪！”

一面喊，一面又慌慌张张地找门匙，口里慌乱地说：“锁匙呢，锁匙跑去哪里去了？”

“会不会给老太太带出去呢？”平嫂说。

“哎呀，可能是。”宛琳急得双手直搓，“平嫂，麻烦你去给我看看，有的话请你给我带回来。”

“好的，好的。”

平嫂操着快步走了。

这时，育得鼓着个大肚腩走下楼，问宛琳发生了什么事。

“妈掉进大水沟里啦！”

“怎么会呢？那里又没有路，她去做什么？”

“哪知道她，平日连我都不敢走呢，那条水沟又阔又深，看都怕了。”

“不知她跌得怎样了，快去看她吧！”

过了一会，平嫂找来门匙，一边递给宛琳一边说：

“老太太已给人扶到地面，现在正哼着呢！”

“快，快，看她怎么了。”

三人匆匆赶到那条水沟边。

老太太坐在地上，口里不停地哼着：

“唉——这回要死了，这回要死了！嗯……唉……我一定要死了，唉……”

“妈，你怎么了？”

“跌到哪里没有？”

“这里有鬼，这里一定有鬼，我这回要死了，嗯……一定准死，准死！唉哟！”

老太太指着水沟，哼哼唧唧地说。

“妈，你到底跌伤了没有？”

“有鬼，有鬼，伤是没伤，脚痛！是鬼害的。”

老太太吐了一口口水在掌上，拼命搓揉左脚足踝破皮红肿的地方。

“喂，先扶她回去再说。”育得对太太说。

几个邻居，协助育得把老太太扛回家去。

宛琳忙着倒开水给老太太喝，一面又检查她身上，看看跌伤了别的地方没有。过后，又急着打电话给大嫂。

大嫂在电话里说：“这个老人家就是这样，平路不走，偏去跳什么水沟，没事找些事给人做。你还是送她回来吧，我去叫阿树伯来给她看脚。”

医 伤

半小时后，老太太坐了女婿的车，回到儿媳的家，医跌打的阿树伯一会儿也赶到。

老太太还是不停地哼唧着。

“是不是很痛，妈？”子媳们关切地问。

“不是，不是，我怕这次是死定了。”

“不会啦，你担心什么，阿树伯给你看看，敷了药，大概不久就好了。”媳妇这样安慰她。

“你老人家怎会掉进水沟里呢？”

阿树伯坐在地上，扶着她的脚，搓搓揉揉一阵，又从一个玻璃瓶里倒了一些黑黑带酸味的药在她脚上，又继续搓揉。他来的时候，听说老太太掉进去的那条水沟很大，至少有三呎阔，便觉得奇怪，以老太太那么软弱的身子，怎敢跳过那样的水沟呢？

“我早上起来没有事情做，便出来走走罗，哪想到过那条水沟会跌下去。”

“那条水沟那么大，你也不想想，自己怎么会跳得过去。真是的！”宛琳微微责备她。

“谁说我跳不过去？我跳过一次，都没有跌倒！”老太太有些儿不服气地争辩。

“什么？你跳过一次，还再跳第二次？你这是跳着玩的？”胡太太气得提高声调。

老太太象犯了错的小孩，无声地低下头去。嘴儿微微嘟着。

“那条水沟，谁都不敢去跳，偏偏你的胆子就比人大。”育得摇头说。

“哪会没人跳？”老太太抬起头，微斜着脸，眼睛直瞪女婿，斩钉截铁地说：“那边就有很多小孩子在跳来跳去呢！”

大家一听，差点儿笑出来。

宛琳气恼地说：

“你又不是小孩子，没事去跳水沟做什么？”

“她不跳大水沟，怎么显得出是英雄呢？”一直静默在旁的儿子，这时带怒开口。

“喂，好啦。别再说了。老太太，你以后可不能再跳那条水沟哦！”阿树伯阻止大家再说下去。

“还说什么以后呢，这回都已死定了。真是运气低，碰见鬼！为什么那些小孩跳，都不会掉进去，我跳了就跌？那边一定有鬼。”

儿媳四人气得面面相觑，都不再开口了。

“我说呵，宛琳，你明早去买些香烛，到那条水沟边去给我拜拜，可能就没事了。”

“妈，你说什么嘛！是你自己要走去，跌倒了又怪起什么鬼神来了。喂呀，没那一回事啦！”

“还说没那样的事，你看！脚都破皮了，红肿到这样大，怎么没有鬼呢？”

“总不成鬼会拉你去跳水沟？”宛琳有些被激气了。

“我说老太太呵，敷了药就会没事啦，其他的不必担心。”

“敷药怎会好呢？以前我们在乡下，小孩子病了，总是到庙里烧香，讨些香灰和水服了，隔天就会好。再不然就拿了香烛银纸，到路上烧拜，这样才会好呢，你那些药擦了又不知道会不会皮肤生东西，我才不敢哩！”

阿树伯睁着眼睛看老太太，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苦了媳妇

老太太这一跌，伤了脚不说，自己最多是整日坐着，倒也没有什么妨碍。最苦的还是服侍她的媳妇，要为她敷药，要扶她去冲凉房抹身，三餐要煮些可口又适合的菜肴，端到老太太跟前劝她吃。一连几天下来，胡太太在心里这么想：

“倒不如我自己跌伤了脚，还不用这么辛苦。”

这天早上，阿树伯又来替老太太看脚，发现红肿已经消了不少，便告诉老太太说：“你老人家少走动，要拿什么东西，叫儿孙们给你拿，多休息休息，就快要好了。”

“你叫我不要起来走，难道就每天坐在这里等死？”

“老人家坐着享儿孙福，还不好吗？”

“噯呀，惨死呵！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老太太口里嚷着，手掌用力地拍着地上。

“你这是什么话嘛？人家天天不停地服侍你，还说惨死？你惨我比你更惨！又有谁可怜我？”胡太太气从胸中来，不禁也发了两句牢骚。

“是呀，我跌倒了，累得你辛苦，要是能够跌死了就好，死了你不必麻烦。”老太太一面说，一面出力点头。

“你又说什么了？谁又希望你死了？只要你少磨人，我就烧香拜神，谢天谢地啦。”胡太太说了，眼圈有些泛红。

“老太太，你也真是的，这样的媳妇，还嫌什么呢？”阿树伯说。

老太太紧闭着双唇，低垂眼帘，默默地不再出一声。

阿树伯替她搓好了脚，又吩咐胡太太下午叫孩子去他家拿药。

“我不要药，我不要再敷药！”老太太又开口了。

“都快好了，为什么又不敷药呢？”

“不敷，不敷。”老太太薄薄的嘴唇，显得很坚强地说。

“你这又是做什么啦？”胡太太皱着眉，拉长声音问。

“不敷，死好了，死好了。”老太太的神情就象个顽固又刁蛮的小孩子。

“唉！……”胡太太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对阿树伯说：“你先回去，明早再来，我下午叫小孩子去拿药。”

胡太太开了门，送阿树伯出去，心头烦得象堆乱草。

“阿嫂，老人家的脾气是这样的，你也不要放在心上，不理她好了。”阿树伯劝她。

“唉！有什么办法呢？为人媳妇！”

阿树伯走后，胡太太倚着围栏，迎风叹气，怔怔地想，做人实在不容易，做媳妇就更不容易，碰上个命长气长的家婆，那简直是前生未修，今生就只好还债。家婆如果是凶恶的，做媳妇的苦也还有人同意，有人明白；家婆如果不凶不恶，只是长气，爱挑剔，半疯半癫的，媳妇就算受尽了罪，心里头的苦也说不出口，就算说得出口，谁又了解？唉！

“阿如——”老太太在屋内拉长声音叫唤。

前生冤债

“什么事，妈？”胡太太走到她跟前问。

“我现在要洗澡。”老太太说。

“现在？他们都还没回来，我怎扶得动你？”

“我要洗啦，我热死了。”

“这种天气阴凉阴凉的，怎么会热？”

“洗啦，洗了爽快。”

“等下午郁白或郁菁放学，他们才有力帮我扶你去冲凉房。”

“你扶我就好了嘛。”

“你的脚痛不能走，我又没有力，等下你跌倒了，我怎么办？”

“跌死就算，跌死了快活，还要怎样？”

“好啦，你就听人家一次话好不好？”胡太太无奈地说，迳自走到厨房准备午膳去。

“阿如！阿如！”老太太又在叫唤。

“做什么？”胡太太走进房里问。

“你给我去阿树伯的家拿药。”

“还没有啦，他说要下午才弄好呢。”

“你去拿啦，去啦，可能好了。”

“你现在脚上的药酒力还没消退呢，急什么？”

“你是好人，你去拿啦，呵，我感谢你。”

“告诉你，他的药还没弄好，我去了也没用，下午郁白来，叫他去。”胡太太尽了最大耐心对她说。

“去啦，麻烦你，就这一次，嗯，好不好？这一次，求你啦，快快去。”

“你是怎么啦？唷，我真要给你烦死了！”

胡太太真给惹气，索性不再理她，回自己房里去。

真不明白，为什么人老了就这样？比个小孩子还难缠。小孩子还可以打可以骂，这样的老人家，她所有的气，别人全得照单全收，一口恶气真不知要吐向哪里才好。

那一年嫁到胡家的时候，人人说她好命，丈夫人品好，又

是独子，家婆疼得如珍似宝，谁知道她越老越气人，实在比个顽皮孩子还难服侍料理。

胡太太躺在床上呆呆出神，她不知道老太太现在已到了她房间。

老太太佝偻着身子，伏在地上，两手撑着地面，匍匐着爬了进来。她攀上床沿，坐了上去，一言不发，双眼紧瞪着胡太太。

“你又要做什么了？”胡太太气恼地问。

老太太仍旧一言不发，还是紧瞪着她。

那两道似晶亮又蒙眬的目光，和两片紧闭的嘴唇，使胡太太心里阵阵发毛，不敢再和她对望下去，急忙从床上溜下来，到客厅沙发去坐。

不多久，老太太又从房里匍匐着爬，坐到胡太太面前去，仍然双目紧紧瞪着她。

“你到底要做什么？”胡太太大声地说。

“求你，去给我拿药。”微弱的声音，哀求的面孔，失常的举动，胡太太心里又惊又气。

“下午去拿，好不好？”她一字一顿地说。

“就算你做件好事吧？嗯，我拜你！求你！”

“哎哟！你是冤魂是不是？算我怕了你，你做做好心，静下来好不好？”

怕死

老太太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媳妇，她不知道媳妇为什么要高声喊，究竟她是为什么生气了？

胡太太感到头很痛，她有些迷惑，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老年人变得这样不正常？年纪老了，真的是这样可怕吗？对将来她感到心悸，但愿自己以后不要这样讨厌，使儿女们受罪。对眼前的处境，她觉得很慌乱，这种绵绵不绝、阴声怪气的纠缠，实在令人害怕，仿佛自己都要发疯了。

好不容易盼到下午孩子们回来了，胡太太便准备了一大盆温水，叫郁白帮她扶老太太去冲凉房，要替她冲抹身体。

“我不洗，我不洗。”老太太的头死命摇着。

“水都倒好了，又不洗啦？”

“不要洗，不必洗。”还是一味摇头。

胡太太没奈她何，把水倒了。叫郁白去阿树伯家拿药回来。下午，宛琳来看妈妈。

“宛琳，你买香烛拜了没有？”老太太第一句话就问拜水沟的事。

“拜什么啦，你的脚都快好了。”

“你就去拜一下，辛苦你了。”老太太瞪着女儿说。

“这不是辛苦不辛苦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嘛！”

“嗯，好，好，好！”老太太的头一点一点地说，仿佛是女儿不孝，她认命算了。

“给你看看，她每天每个时候就是这样缠人的。”胡太太对小姑说。

郁白拿了药回来，胡太太替她敷了并包扎好，又泡了杯牛奶给她喝。

老太太喝完了牛奶，感到有些热，便叫胡太太扶她去冲凉。

“你说什么？刚才叫你去冲你不去，现在水倒了，药敷上了，要怎么冲？”胡太太几乎给老太太气昏。

“妈，你不要折磨人好不好，刚才又不冲，现在药刚刚才敷上去。”宛琳皱着眉头劝妈妈。

“我刚才不热嘛！”

“你一天就一直拿冲凉这件事和我缠个不停，我给你缠了要发疯啦。”

“哦？是这样呵？如果这样就不冲罗。”象个小孩子，突然明白为什么大人生气了。

晚上，宛琳留在哥哥家里吃饭。发觉妈妈又是什么也不吃，就说：“妈，你不吃东西，哪来精神呢？”

“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吃，等下吃了不好不是衰？”

“怎会不好呢？人家可以拿给你吃的东西，一定是好的，你不要担心。”

“我还担心什么？横竖要死了。”

“你什么都不吃，死了做饿鬼。”不知什么时候，育得走进来，接口说。

“你说横竖是要死的，是不是？可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根本就不是想死，而是怕死。”

“我哪里会怕死？”老太太说。

“那好，你不怕死，就什么都吃，反正都要死，还怕什么？吃饱了才死好过做饿鬼。”育得说。

诉 苦

“可是，我怕呵！”老太太肩头缩了缩，好象育得不是劝她吃东西，倒象要吃她。

“怕什么？要死就不必怕。吃了如果会死，就象你所说，

早日快活。如果吃了不会死，说不定就健康起来。有什么辛苦？”育得说。

在旁边听的人都偷偷笑了，老太太却瞪着眼，似懂非懂地看着育得。

晚饭后，老太太把脚搁高起来，撩起黑绸长裤管，仔细地把包扎的布带解开，用手按了按伤处，对育得说：

“你看，这里还有些肿呢，为什么这样久还会好？”

“老人家的身体机能退化了，你又什么都不吃，怎会好得快呢？”育得喷了口烟，说。

“哎，这边有些脱皮哩，不知道又是什么鬼。”老太太还在研究她的脚。

“没有事啦！脱皮就要好了。”

“哪里是要好，你看，你看，脚盘还不能弯哩。”

“会好的啦，你想这么多做什么？”

“不是我要想呵，我怕以后不会走路，不是惨死了？”

“哪里有这种事，以前邻居那个阿婶，她比你年青得多，跌了一回，还不是要三个多星期才好，你的筋骨怕要比她硬得多，怎会这样快复元？”胡先生难得对母亲这么多话。

老太太耳里听着，口里呵、呵，连声。

过一会，她又抬着她的脚，对育得说：

“你来摸摸看，这边一按下去，还有些痛哩。”

“你不要动，不是不会痛罗。”育得仍然吸着烟。

“你摸摸看啦，这里，就是这里！”老太太拉了育得的手去按她的伤处。

“好啦，人家看见就是了，你又为什么见人就研究你的脚？”胡太太不耐烦地说。

“我哪里有见人就研究我的脚？”老太太不服地说。

“还说没有？昨天阿明叔来看你，你也伸长脚，要他看了又看，人家心里都不知道怎样想，你却还只顾说个不停。那天秀香来看你，你不是也说个不了？现在又要育得给你看，他又不是阿树伯，能够替你搓揉，看了又怎样？”

“我也只是给这几个人看而已，又没有再给别人看。”

“我们家有几个人来？来三个你诉三回，还不够？总不成要去叫外面的路人来听你说？”胡太太憋了整天的气，心里难受，这时便说了老太太两句。

“好，不说，不说，我去睡觉。”

家人扶她进房里躺下，便出来厅里聊天。

没多久，房里传来一阵呻吟。

“唉——嗯——唉唉——”

声音又低又长，高低有韵，时起时伏，尾音拖得长长的，听来好象很凄凉。

大家以为老太太发生了什么事，都站起来冲进去。

“什么事？什么事？”五六个声音一齐问。

老太太停止了呻吟，呆呆望着他们。

第一次找医生

“你什么事哼叫？是不是哪里痛？”

“没有，不会痛。”老太太摇摇头。

大家松了一口气。

“不会痛，你哼什么？”

“没事。”

“没事就不要乱哼，把人给吓坏了，以为你是什么地方痛。”

“我睡不着。”这个真正的理由，终于说了出来。

大家啼笑皆非地对看着。

走出房来，育得对胡先生说：

“老太太这样的情形不太好，我看是有些神经衰弱，而且贫血得厉害，还是找一天送她去给医生看。”

“说了几回，她都不肯去，说是怕医生把她留在医院里。”

“不去看医生怎么行，整天闹得人烦死了。过几天她脚好了，还是送她去吧。”

“唉——嗯——唉——”老太太还是一声接一声地哼。

“真是可怕。”育得说。

大家都沉默着，没有出声。

一星期后，老太太的脚终于复元了，大家说尽了口水，劝她去给医生看。她怎么也不肯答应。最后还是育得说。

“你看你，人家说话每次都不接受，你的脸色这样苍白，身体内的血大概就要干了，那时只有等死。”

“死了快活！我不怕。”还是那句老话。

“好死还不要紧呵，怕的是要死不活，躺着唉唉叫，就有你受了。”育得故意吓她。

“是这样呵？那就去看看吧，不过可不能留我住呵。”顽石终于点头了。

“别担心，人家床位不够，你要住他还不给呢。”

第二天，宛琳陪嫂嫂带了老太太去医院。医生在三楼，老太太走不动，却又不肯乘电梯，三个人便又说僵了，在电梯口争着。宛琳气了，便说：

“你天天说死了快活，不怕死，可是什么事你都怕，你怕

什么？要是坐了电梯会死，我们两人都陪你呢！”

老太太不出声，胡太太乘机一把拉住她，走进电梯里。

电梯门一关，老太太吓得东张西望，惊悸地紧紧拉住两人的手。

电梯在三楼停了，门却没有开，胡太太按了按 D.O. 的钮，老太太见门没开，慌张地拉开喉咙大喊：

“来救呵——来救呵——”

宛琳急忙掩住老太太的口，说：

“你为什么这样怕死？我都不怕！”

“怎么办？怎么办？这回要死在里面了！”老太太手足无措地说。

“哪，门不是开了吗？吓成这样子。”胡太太拉着她的手，走出电梯。

“你到外面来，不要动不动就大喊大叫好不好？人家不知道，还以为我们打你。”宛琳说。

“我都说不敢坐电梯嘛，是你们要我坐的。”老太太嘟着嘴分辩。

不要脸

老太太自从一脚踏进医院，就全神贯注，开始对每一个人戒备。

医生来的时候，宛琳对他详细说了母亲的状况。医生默默地听，老太太两只眼睛自始至终就没离开过医生身上。

“来，你扶她躺在这里，我给她检查。”医生指着那张小床对宛琳说。

“要检查？检查什么？”老太太紧张地问。

“没有什么，你不要怕，看看你有什么病没有。”医生招手叫一位护士替老太太解开钮扣。

“乱乱讲，我怎么会病？呵，呵，你这是做什么？”老太太拉住护士的手，不让她解去钮扣。

“不要怕，我替你检查。”医生温和地说。

“你——？叫我解开衣服让你检验？”老太太一字一抖，睁大眼睛，愤怒地问医生。

医生轻轻地笑了。

宛琳对老太太说：

“妈，这不要紧的，只是检查一下就好。”

“不要紧？你们现在的年青人真不象话，哼！不要脸，不要脸！我活了这把年纪，除了你死去的老子，从来没让第二人看过碰过。现在竟要我给这陌生人看？不行，不行！”老太太急了，指着女儿骂起来。

“阿姆，你顾虑太多了吧？以你的年纪，做我的母亲都还太老呢，我是医生，不检查病人，怎知道他患什么病？”

医生那句“做我的母亲还太老”使得老太太放心了。她想：就当是儿子做了医生，替母亲检查身体吧！

于是，她让护士解开了钮扣。

身体检查过后，医生又叫她去验血验尿。

“来，给我看看你的手。”一个穿白外套的男士说，他身边放着个可以提的长方形盒子，里边是许多小玻璃瓶子。

老太太迟疑着把手伸出去。

那个男士，拿出个小纸袋，撕破了，露出一个象钢笔头的东西来，拿着就往老太太手指头刺去。



“哟！”老太太叫了起来。

“别怕，没事了。”那位验血师笑着说。

“没事？谁说没事！痛到死绝哩，呼！”

老太太捧着手呼痛，化验师把她的手拉去，拿一支玻璃管对准刺破的小口，用手捏她的手指，一股红血冒了出来，都盛进玻璃管去。

他递给老太太一块浸了药水的湿棉花，要她按在手指上，一边从小铁盒里找出几块玻璃片，把血倒在上面。

“这是什么玩意？拿人的血来玩？”老太太莫名其妙，低低自语。

化验师这时候又递给她一个瓶子，叫她去小便在里面。

走出化验室，老太太喃喃地说：

“这个人怎么这样‘不上神’，那些尿臭到死绝，他还要看。啧啧！”老太太一直摇头。

一会儿，护士又叫老太太去见医生。

“你体内的血液太少，难怪这样虚弱，照这情形看，最少要输入六包血液。只要不再贫血，所有的毛病都会消失。”

还是烦恼

老太太自从输了血后，整日喃喃自语，说那些别人的血，不知会不会在她体内产生什么毛病。

那一天，宛琳和育得去看她，她指着自已手臂上的皮肤对他们说：“不知那个死绝医生，跟我怎么医，为什么我的皮肤忽然变得粉红色了。里面不知有什么东西？”

“那是血色，放心吧！没有事的。”宛琳说。

“哼！没有事她才喜欢找事呢！昨天拿洗衣用的肥皂粉去洗头发，讲也讲不听，还说洗衣粉洗了才会干净。夜里三点又坐起来，嚷着头皮痒死了，痒死了！”胡太太气呼呼地向宛琳诉说。

老太太看了媳妇一眼，不敢开口便低下头来。

“妈，老人家，每天不要想太多，有得吃你吃，有得睡去睡，不要尽找些事情麻烦别人。”

“我哪有麻烦别人，每次想跟人家帮忙，别人都不领情。”

“你倒说说看，你帮忙什么？”胡太太说。

“没有呵！”老太太辩说，“我给你抹窗门，你就一直喊我下来，又说东说西。”

“你那是帮忙吗？开了窗门，搬张椅子站得高高，在那儿颤巍巍的，我怕你跌下去，喊你下来，你又逞强，怎么也不肯下来，你倒说说看，如果你跌下去，我的罪有多大？”胡太太一肚子气，正好发泄发泄。

“跌死了不就算罗。”

“你如果寿终自然死去，没有人讲话，要是替我擦窗门跌死，我负罪都没地方诉冤。”

“哎呀，你老人家要理这样多做什么，窗门脏了，别人会去抹，你又实在太勤了。”育得说。

“哦，我都不知道原来又得罪了人。唉，人老了，不中用。”老太太自怨着。

“你又说什么了，我几时说你得罪我呀？我只求你，每天不要老是找些事给人担心也就是了。不然这样下去，你不疯我会疯，或许还死在你前头呢！”胡太太着实地数落了老太太一顿。

“哼，现在的日子难过，惨死，惨死就是。”老太太又唠叨起来。

“不要理她，老人家总是这样的，有口没心。”育得劝了劝胡太太。

“唉，就不知是她惨还是我惨。”胡太太无可奈何地说，偷眼望一下胡先生，他正烦躁地抽烟。

老太太蹒跚地走入房里去。

育得对胡太太说：

“老人家有时要多说些话，你就当没听见，不要去计较。”

“她一直说她惨死，我其实比她还惨呢！”

“唉！”突然房里传来一声高叫。

“做什么了？”

众人冲进房里去看。

老太太眼睛瞪看天花板。

“你喊什么？什么事情？”

“我睡不着。”老太太闷闷地说。众人哑然。

这就是老太太的烦恼。



后记

蓉子

这本书所收集的十一篇小说，我不敢说很好，但也不愿意说它不好，因为我是十分尽心去写的。一个人如果明知自己的作品差劲，那又何必拿出来给人家看？我的文笔还需要改进，我说的话都是坦白的。

没有机会多受教育，是我最大的憾事。然而，作品好坏，是作者的能力问题，我不会以自身受教育少而原谅自己的缺点。我相信自己将会得到更大的进步；因为比起其他人，我是较有时间写作和学习。

我所写的小说，大多数都会带有一些真实性。“又是雨季”乃改写自本地新闻；“短暂的过客”是我在医院碰见的真人真事。“凯凯的日记”写的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这篇小说得过奋斗报主办的全国文艺创作比赛优胜奖。其余几篇，故事虽属虚构，却是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人物。

有人认为，我写“老太太的烦恼”是对老人不敬。这简直是欲加之罪。我接触过不少老人，当他们走在生命尽头的那段路，确是可哀可怜的。但是，事情有两面，老人凄凉悲哀，年轻的难道就好受吗？我们固然应该尊敬和同情老人，但也不能忽视年青一代的痛苦。唱高调、假仁慈，是很容易的事，若身处其境，恐怕就不大好受了。而最重要的，还要言行一致。

话说得多惹人嫌，还是及早打住。希望这本书里，会有一篇你所喜欢的，那我就不会因你花了钱而感到不安。

You Shi Yu Ji



- * 蓉子
- * 原名李赛蓉
- * 一九四九年生于中国潮安
- * 曾为杂志编辑
- * 现任写作人协会理事及撰写
数个专栏
- * 著有《星期六的世界》、
《初见·彩虹》、《蓉子随
笔》等



泛太平洋书业(星)私人有限公司